借經問心 07

論語之述而篇



自序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七篇《述而篇》的心得。

今年正式進入庚子年，乃修行重要的關鍵，庚為陽金，表智慧劍，善用可斬斷煩惱絲的糾纏；子為地支之首，表赤子。此年上天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庚子年10月17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2
01 雍竊比我老彭 …… 16
02 何有於我哉 …… 20
03 聞義不能徙 …… 24
04 燕居的孔子 …… 28
05 不復夢周公 …… 32
06 道德與仁藝 …… 36
07 吾未嘗無誨 …… 40
08 不啟與不發 …… 44
09 舉一隅三反 …… 48
10 子食喪者側 …… 52
11 是日哭不歌 …… 56
12 用舍與行藏 …… 60
13 好謀而成者 …… 64
14 富而可求也 …… 68
15 子慎齋戰疾 …… 72
16 為樂至於斯 …… 76
17 古之賢人也 …… 80
18 求仁而得仁 …… 84
19 樂亦在其中 …… 88
20 富貴如浮雲 …… 92
21 五十以學易 …… 96
22 夫子所雅言 …… 100
23 葉公問子路 …… 104

24 不知老將至 …… 108
25 敏以求之者 …… 112
26 怪力與亂神 …… 116
27 必有我師焉 …… 120
28 擇善而從之 …… 124
29 天生德於予 …… 128
30 吾無隱乎爾 …… 132
31 文行與忠信 …… 136
32 聖人不得見 …… 140
33 得見有恆者 …… 144
34 難乎有恆矣 …… 148
35 子釣而不綱 …… 152
36 有不知而作 …… 156
37 擇其善從之 …… 160
38 互鄉難與言 …… 164
39 人潔己以進 …… 168
40 我欲仁斯至 …… 172
41 昭公知禮乎 …… 176
42 有過人必知 …… 180
43 子與人唱歌 …… 184
44 吾未之有得 …… 188
45 抑為之不厭 …… 192
46 弟子不能學 …… 196
47 丘之禱久矣 …… 200
48 不孫也寧固 …… 204
49 君子坦蕩蕩 …… 208
50 溫厲威恭安 …… 212

引言

論語述而聖賢點滴　平時生活自我惕勵
夫子言行為我模範　但願你我多加學習

人人本具聖佛本性，生活當中為何不能顯現，沒有信心自具佛性，其中矛盾當要察明，否則難得人身一旦捨報，難以追悔。自古以來，聖賢仙佛本是凡人修成，歷史記載處處可證，由於凡夫無明，智慧受障，難以明白其中究竟。道之不明難以推行，孔聖有言：「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飲食呼吸言行舉止之間，未嘗遠離我們，只因疏忽，未能全心全意去面對深究解套，因而與大道同居而不自知。聖者率先領悟指導我們，因而多接近聖典，必然有益於身心的修養，淨化心性以回歸本位。

本篇重點在於描述孔夫子平時的為人處事，天天所過日子，與我們相同，不同在於其對於處理事情的態度，都很認真用心面對，知道從修心著手，而不追求世人所重視的名利情。其學習態度與方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自謂：「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平日的教學：「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平時閒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於是日哭，則不歌」。平時所慎：「齋、戰、疾」；平時雅言：「詩、書、執禮」；平時不語：「怪、力、亂、神」；平時四教：文、行、忠、信；平時活動：「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平時的思維：「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孔夫子贊同與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贊同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並鼓勵子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稱讚伯夷、叔齊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孔夫子深信天命，「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對教學的態度，「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接見難與言的互鄉童子，夫子解門人疑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為維護魯昭公娶吳孟子，受陳司敗指謫，坦承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子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說「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孔夫子生病，對於子路請禱，夫子以為禱之久矣。欲學孔夫子成聖的細節，本章有較為詳細的說明，是修道者平日可學習的範本，只要肯努力，糞土也能變黃金，凡人成聖賢仙佛也不是困難之事，茲將其內容分別說明於後。

本篇人物簡介

★老彭

自漢代起，學者眾說紛紜。有說是彭祖，姓籛，名鏗，古之長壽者，是帝堯之臣，封於彭城。有說老子與彭祖二人。有說是殷商的賢大夫。有說是彭祖，歷堯、舜、禹而至商，凡七百歲。有說是彭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凡八百歲，有說是老子。

★周公（?至西元前1032年）

姬姓，周氏，名旦，諡文，又稱周文公，為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是周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封於周邑（今陝西岐山北），故稱「周公」。曾輔佐武王伐紂滅商，立紂之武庚於殷，使其弟管叔、蔡叔監其國。在成王年幼時攝政期間，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唐武則天封為「褒德王」，宋封為「文憲王」，後世稱「元聖」。

★衛君

有指衛靈公，有指衛出公。衛靈公，為衛襄公之子，幸賤妾所生，名為元。靈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夫人南子有惡，謀殺南子未果，太子奔宋，再過三年卒，立蒯聵之子輒為衛出公。出公為政暴虐無道，役使工匠過甚。曾以養賢之禮待孔夫子，卻未委以重任。

★葉公

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時楚國的大夫，封於葉（讀社，今河南省葉縣南舊城），自稱葉公，在葉地治水開田，頗有治績。

★桓魋

子姓，向氏，名魋，為司馬牛的哥哥，宋國（今河南商丘）人。春秋末宋國的大司馬（管理軍政），因其為宋桓公的後代，所以稱為桓魋。西元前492年，孔夫子要去曹國，路過宋國，與弟子在樹下講習，因嫉惡孔夫子，欲殺之，夫子易服離去，遂拔樹毀壇以洩恨。

★魯昭公（西元前560年至西元前510年）

姬姓，名稠，為魯襄公的庶子，魯國第二十四代君主（西元前542年至西元前510年在位）。西元前517年，因討伐季氏大敗，逃到齊國。

★巫馬期（西元前521年至？）

姓巫馬名施，字子期，亦稱巫馬期，春秋末年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弟子，少夫子三十歲，曾任單父宰，行事勤奮，使單父大治。為孔門七十二賢之一。

★吳孟子

魯昭公夫人。春秋時代，國君夫人的稱號，通常是所生長的國名加上本姓。吳孟子本來稱吳姬，因魯吳同姓姬，為了避開同姓不能通婚的禮制，所以改稱吳孟子。

01 竊比我老彭

【原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從不懶惰
私下自比古賢老彭　勤於學習努力不輟

孔夫子說：我平時所做的事情，只是傳述而不創作，對於古聖賢的學問很篤信而且喜好，我曾經私下與老彭相比。

傳述是將古人或前人的東西，以自己鑽研所理解而加以敘述，其中不加自己意識的成分；創作是參考古人或前人的東西，自己參悟出新的思想，或者自己依照自己的想法，憑空製造出來。然而大自然的一切，本來就存在於各次元之中，只是我們的智慧還未全開之時，當然不能看清萬法的真相。當我們的智慧開始覺醒，知識領域漸漸擴

充，所以親見或理解的部分越來越寬闊，表達的方式越來越多元化，其實萬法的真相本來如是，後來因每個人的解說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因而說「發現」比較實在，說「發明」，也只能說發現而加以說明更為清楚，使其功能更多元化。嚴格來說，我們眼前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發現，因為人間從來沒有事物會是同樣的，因而孔夫子說「述而不作」，這是謙卑而實在的說法，是聖人待人處世的態度，也是成就聖人的要件。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大道的產品，無一可以脫離大道而獨存，聖人明其理，是以在言行舉止之間非常謹慎而不自矜、不自誇、不自是、不自滿，一切以大道為依歸，能順大道的軌跡行事，能做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因而經過聖人的闡明，百姓才能夠從其傳述之中，漸漸理解大道的真相。如此順天理行事而不違背大道，自然可以遠離災禍。因而孔夫子在《中庸》警告我們：「愚而好自用，賤而

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信而好古」，是對於古之道的誠信，所謂的「古」，是在追溯時間的長遠，追根究柢來說，最古者乃是大道，是萬物的原生者，而大道一切具足，不論有形、無形，沒有一樣可以獨立存在。從「古」字來分析，是十與口的組合，十表圓滿，是本性的象徵，口是出口，大道是萬物本性的出口，也就是源頭。好古就是喜好大道的根源，這是一切的究竟處。「信」者，是道源功德母，能夠長養諸善根，信而好古，是對大道能夠產生信心，從中可以生發出諸多的善德，使我們能夠回歸具足的本性。

「竊比於我老彭」，其中的「竊」，是指私下，其實就是指心性。所謂的「比」讀必，是親近、嚮往的意思，也就是說平時我的心性嚮往著老彭。然而「老彭」，至今在資料上的解說紛紜，有說是彭祖，姓籛名鏗，古代長壽者，為帝堯之臣，封於彭城；有說是老子與彭祖二人；有說是彭祖，歷堯、舜、禹而至商，凡七百歲；有說是彭

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凡八百歲；有說是老子。但無論如何，是在說明孔夫子很嚮往古代的賢能者，希望從他們身上學得智慧，從而能夠回歸大道的本源。

人人都具有本性，自古以來都不變，永遠與我們同在，只因紅塵慾望的隔閡，長劫來未能開啟，是以不能明心見性而回歸無極至善地。平時要多親近善知識，見其賢而能思與齊，在此古德有《放下隨緣自在》好文一篇，可以幫我們增長誠信而回歸古道，讓我們的生活能過得更隨緣自在：

放下心中罣礙，事事無礙；放下心中執著，通權達變；
放下心中貪念，知足常樂；放下心中傲慢，虛心求教；
放下心中恐懼，心安理得；放下心中忌妒，欣賞別人；
放下心中憎恨，寬恕別人；放下心中煩惱，一切自在；
學會放下隨緣自在。

02 何有於我哉

【原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所見所聞默記心中　努力學習有始有終
教誨他人不曾倦怠　夫子自述始終相同

孔夫子說：對於所見所聞，能默記於心中，努力學習而不感到厭惡，教誨他人而不會倦怠，這對於我有什麼困難呢？

博學多聞對一個人的修養來說，也有其重要的關係。當我們來到人間，慢慢成長的過程中，為了要適應社會的生活，必須要先了解平時與我們有關係的一些生活習慣，才能熟以生巧，懂得入境隨俗，不至於與人群格格不入，導致不和諧的情形，讓自己離群索居，成為

一個不合群的人，於人於己都是不好的。然而對於所學的一切，必須懂得靈活應用，因此對於與生活相關的學習，應該要用心去探究，並且要用心去記取，還要加以辨別使用，使能用到恰到好處，產生美好圓滿的結果，才是博學多聞的最終目的。所謂的「默而識之」的「默」，是要我們靜下心來，用心觀察，誠心感應，了然於心，知所取捨。所謂的「識」，讀志，是用心記憶的意思，對於平常所學，應該分門別類加以整理，記憶清楚，當面臨問題之時，能夠以最快的速度，最圓滿的方法完成，這是「默而識之」的涵義。

所謂的「學而不厭」，是學習應該具備的精神，一般人當遇到障礙時，每個人處理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人遇困就退縮，從此退避三舍，沒有信心再往前走，因而沒沒無聞平庸過一生，這是下等智慧的人。有些人遇困初時會努力突破，但不能堅持，會隨著自己的心情上上下下，有時前進有時停頓，這種人或許有成功的機會，但失敗的機會也有，這是中等智慧的人。有些人遇困越挫越勇，在學習這路途

上，從來沒有看過他停頓，也從不聽他有所藉口與哀怨，總是有信心而靜默去學習，這種人是人間的成功者，具有上等的智慧。孔夫子「學而不厭」，展現其高智慧的學習精神。

所謂的「誨人不倦」，其中的「誨」，是要以正確的觀念去教化他人，使得他人走向正道。然而要引導他人走向正道，自己必須先要了解「正道」，心中不可有邪念，口中不能有邪語，身體不能有邪行，要時時反觀自照，修養好自己的行為，才有資格說要去教導他人。然而世人的習性由來已久，如果不能親身體悟，率先實行，以身作則，如何了解習性的結構，以及化解的方法，更沒有耐性去感化頑固份子。要做到「誨人不倦」，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也要親身體驗，從中去學習，最主要是要有「真愛」的心，才能在遇到困難受阻礙時，還有信心走下去，直到完成為止。

孔夫子對於「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三者，在文中說：「這對我而言，一點也不覺得困難。」然而這正是許多人做不

到的地方，其實這當中，缺少不了的動力就是要「誠」，這也是孔夫子能成就聖人的基本功。身為修道士，想要藉修道成為一位聖者，必須要朝這個方向努力，而這些項目都是隱藏在日常生活當中，只要我們能用心觀察、學習、實踐，又有何難呢？正如孟夫子在《滕文公上篇》引用顏淵的話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要小看自己，我們每個人本來都具有佛性，只要能致力於格物致知，掃清累世心性上的污染，何患找不回自己的本性呢？

修道從平時的生活中學起，古賢有《修道十能》可供我們參究：

01能忍受委屈者，樂觀感恩心境轉。02能受毀受謗者，歷煉火候德行涵。

03能明己缺點者，決心改變立標竿。04能接受考驗者，勇敢突破造聖賢。

05能時時反省者，檢討懺悔復本顏。06能推功攬過者，不居功德人稱讚。

07能知足常樂者，清心寡欲志超然。08能謙恭圓融者，活潑玲瓏通權變。

09能以德報怨者，慈悲包容心量寬。10能始終修辦者，成就聖業實非凡。

03 聞義不能徙

【原文】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聞義不徙必遭災殃
不善之處不能改變　夫子心憂恐有不祥

孔夫子說：對於品德不能修養以提升，對於學問不能講習以進步，對於聽得義理不能跟隨，對於不善之處不能改善，這是我所擔憂的事情。

綜觀世情，每個人在生活中的追求都不一樣，有些人平平庸庸過一生，只要能過生活就可以了；有些人為了追求名利情，用盡一生的精力在所不惜；有些人則能看清人生，希望能找回自己的本性，窮其

一生為理想而付出一切。然而人間是苦海，並非人人都能體悟得到，總是會在受到困苦窘境的時候，似乎可以覺醒一些，一旦生活環境轉好，可能又會有不同的想法。由於生活在不同的領域，又持著不同的觀點，互相之間似乎很難找到共識，然而到底又有誰能真正看清其中的真相呢？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安貧樂道的精神，受到孔夫子的稱賢，雖然最終能成就「復聖」的善果，但也未必受到世人的重視，這原因來自於世人長久來已經受到塵慾的麻醉，無法認識真理，難以受到聖佛真理感化所造成的現象，因此流浪於生死輪迴中，長沉於五濁的苦海中，難以覺醒。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提醒我們：「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一旦聽聞大道，隨即能夠體悟而勤於修道；中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覺得若有若無，因而半信半疑；下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認為荒誕不經不屑一顧，因而以大笑回應，這種沒有智慧的人不嘲笑大

道，怎能顯出大道的尊貴呢？古代聖哲常說：真正明理的修道士，表面上看似不懂；真正精勤的修道士，表面上好似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修道士，表面上與凡夫一樣。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通常具有空谷一樣的胸懷；真正洞悉大道的人，受到侮辱也不在乎；具有廣大德量的人，總認為德量還不足夠；懂得累積德量的人，常常在暗中默默進德；具有率真品德的人，必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真正的廣大，沒有疆界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能堅持到最後以完成。大道的天籟之音，難以耳朵聽到；大道的真實本相，難以肉眼看到；隱藏的大道，其真相難以稱名。事實上唯有大道，才有能力善於運作而成就萬物。」修道重在明理與實修。

「德之不修」，品德是修道的基本，品德沒能修好，與人相處，無法受到他人尊重，經常讓人感到厭煩，必然讓人唾棄，如何能夠成為頂天立地的君子呢？

「學之不講」，學問不講究，如何明理以修道，增長品德與智

慧？如此遇到事情必然無法面對圓滿處理，如何立足於社會呢？

「聞義不能徙」，見賢思齊是君子之道，聽到合乎道義的事情，是為君子當立馬依從，不可因考量名利虧損而不願意改變。

「不善不能改」，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是為君子，當勇於改過，不可因循苟且，失去去惡向善的機會。

孔夫子在這章所擔憂的事情，正是想要學為君子所要注重的。在此有先聖的《不能實修》之警文一篇，可為修道士平時的座右銘：

沒有誠心的付出，那來如期的順利；
沒有真誠的修煉，那能明見本來體；
沒有誠摯的奉獻，那顯出好的道氣；
沒有踏實的辦道，那有輝煌的成績；
沒有行功與立德，那能了愿抵業力；
沒有堅定的意志，那擋得住風和雨。

04 燕居的孔子

【原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至聖孔子家中閒居　心存平常安然有序
表情和樂態度自然　心平氣和合乎天律

孔夫子平時在家中閒居的時候，態度經常是優游自在怡然自得，表情顯得和順快樂的樣子。

人的生活是用心過的，生活的一切態度，皆由己心來決定，是以古人說：「言者，心之音；行者，心之影。」《大學》說：「所謂的『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自己，有如厭惡難聞的味道，有如喜愛美好的形色，這就是所謂的自性流露。所以有修養的君子，必須要能夠謹慎獨居之時的行為。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

不善良，因而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甚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坦蕩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而隱藏其不良的言行，盡力表現出善良的一面。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一切行為，別人是看得一清二楚，有如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欺騙的行為，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就說明了，在心中存什麼念頭，在言行上一定會誠實的反應出來。所以君子在獨居時要特別謹慎，不要以為他人看不到，就無所忌憚。」

因緣果法是世人命運運行的規則，聖真仙佛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不昧因果，進而不落因果。然而這一切都會在每個人的心性中表現出來，至聖先師孔夫子之所以能夠成聖，也是在人間平時生活中去體悟實踐的，所有已成就的前人，無一不是在修道修心上下功夫，必須在人間歷練，人道達於圓滿，才能夠成就天道，因此俗語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

孔夫子平時所表現的行為，必然是心性修養已達上乘的功夫，

所以才能達於本章所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所謂的「燕居」，是指孔夫子平時的行為，無論是在家或者是獨自一人的時候，其所表現的態度。所謂的「申申」，是怡然自得的態度，這是心胸坦蕩的君子才能做得到的，小人則常為謀求私利而憂心忡忡，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所謂的「夭夭」，是和樂安詳的情境，這是心無憂慮的無慾境界，沒有心事影響污染心性，是止於至善的涅槃境界。這種心境並非是一般人可及的，必也能及於至善之境才能擁有的，這也是太上老君在《清靜經》所說「常應常靜常清靜」的境界。

然而這境界的擁有，必須在平時的生活中下功夫，誠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的自述：「我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志於求得聖賢之學；三十歲時在品德學術上，就能夠有所成就而立足於社會；四十歲時就能夠明理，通達人情世故而無所疑惑；五十歲時就能夠知道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六十歲時就能夠在聽到任何事情，都可以保持心平氣

和；七十歲時能夠做到隨心所欲，心安理得而不逾越規矩。」由此可體會「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真正含意，目前遇到事情，所展現的態度，正是長久以來修養的成績表現。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賢尚且有錯，何況是凡人，只要能知道自己的缺點，隨時改善，久而久之，自然無過。先賢有《缺陷》一文，可作為修道士自我檢討改善：

心缺自尊，言行必卑賤；
心缺敬畏，言行必隨便；
心缺誠實，言行必虛妄；
心缺涵養，言行必粗陋；
心缺智慧，言行必愚痴；
心缺良善，言行必惡毒；
心缺美德，言行必低下。

05 不復夢周公

【原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感到已有危機　年老體衰親聖無力
不復夢見聖人周公　為時已久驚覺自惕

孔夫子說：我已經衰老得非常嚴重了，長久以來，我幾乎不再夢見周公了。

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世人生長於天地之間，受到萬物的滋養，但由於生活環境不同，思想方式不同，所造因果不同，因而在同一個地方，甚至同一個家庭，對於同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由於很難有共識，所以經常會發生爭論吵鬧，甚至於搏鬥的現象，使得因果報應雪上加霜，越來越嚴重，終至沒完沒了。然而明白

其中道理的人，知道這些都是心結的作用，心有千千結，必然命運中會出現千千劫，讓自己生活在業力的糾纏當中，難以出離。當一個人在生活的困境中體會了，必然會想辦法出離，最有智慧的選擇，就如同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看到才德兼備的賢人，就想要跟他看齊，並加以學習，希望能和他一樣。看到才德不好的人，自己就要反省，以免犯同樣的錯誤。」

孔夫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這種深深感嘆的口氣，是屬於明理修行者的自責，深恐一日不與聖賢為伍，就如同失去人生的重心一樣，何況是久經時日，未能與聖賢在夢中相見，對自己必然是一種缺陷。所謂的「甚矣」，是對自己嚴厲的譴責，這乃是平時對自己有所檢點，在言行之間，未能受到聖賢的法益，有一日不見，面目全非的感覺。所謂「吾衰也」，是進入實際的檢討，到底是我年紀大了，體力毅力記性衰老了，或者是心念有所疏忽，不經常在此處自我反思，以至於對於聖賢之學有所衰弱的情況。

所謂「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孔夫子自覺，已經有很長時間，不在夢中又見到如周公一樣的聖者。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是人生的另一個境界，明理與不明理，對於夢境的解讀是不一樣的。平時心性清靜的人，晚上還會做夢，必然在其中蘊藏玄機，必待明理者解夢才知道。在夢中與古聖賢相會，自然有一番天地，其內容必然對心性的修養有所啟示，因而不要只認為夢境都是虛幻的，能與另一空間的聖賢相會，必須要有相當修養，才得以入其境界。因而孔夫子這一句話當中，雖自我反省，同時也在提醒我們，必須用心盡力去心靈的領域修持，從修身到修心，從修心到修靈，從修靈再進入修神，再由神入性契入大道本源，這當中必須謹慎觀察每一種變化，與每一種變化中的啟示，人生本來就如夢，夢也如人生，不可疏忽。

人生是真是假，夢境是真是假，相信每個人的解讀不同，但只要對我們身心靈的健全有幫助，那就不必去分真假，而是要考量是否對

自己有幫助，而且真與假並非人家說的算，而是要自己真正去體悟。就如同對道的認知，每個人的體會是不同的，這是非常主觀的認定。人人皆具有佛性，本身都具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的功能，只因累劫來被蒙蔽的程度不同，因而智慧也不等，當然觀察事情的深入度也會有差別。所以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真者見其真，假者見其假。

世人由於長久以來，本性被習性所取代，未能見到人生有如夢境的真相，因而平時要藉機加強磨練自己，去除習性以回歸本性，古德有《精進》一文，不妨可為平時歷練自己的參考：

遇難更顯己志堅，愈考更顯理念全；承上天心永銘記，啟下萬古德為先；
誠心至道日常見，真經真行篤志先；日常功課否精進，修辦否有真道研；
渡人渡己懷心念，與人處事恭行謙；掃慾得以清靜地，抱之根本智湧泉。

06 道德與仁藝

【原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夫子志向行於大道　依據品德必須做好
依靠仁慈行於日常　暢遊藝術才德增高

孔夫子說：我一生的志向在於大道上，我修行的根據在品德上，我行事的依靠在仁慈上，我樂趣的暢遊在藝術上。

此章是孔夫子教導我們平時在生活中，應該要學習並充實的事項。世人生活在人間，由於經營生活的方式不同，遭遇也不一樣，結果必然各有發展。相信每個人的期待，都希望自己有個幸福美滿的生活環境，但這個環境都是由自己去營理的，至於經營處理得滿意與不滿意，那就由自己的智慧去決定了。孔夫子是一位聖者，當然能徹底

覺照人間的真相，所以才提出這些建議。

「志於道」的志，是平時心的走向，必須繫屬依從真理大道，才不會走錯路，造下不良的因果，陷自己於煩憂的苦海之中。這道乃是我們本性的根源，也是萬物的出處，也是眾德之所自。因而老子在《道德經》二十一章說：「本性所流露出來的眾德，唯獨以大道為依從。大道這種聖物，似有似無的存在著，雖然有無難以辨別，但宇宙萬象卻是從中所出；在朦朧難懂之中，卻孕育著萬物。在寂靜難以捉摸中，卻存在一股精神；這精神甚為真實，可以感受得到，其中充滿了大道的信息。從古至今，在觀察眾多的事物中，一直可以感覺得到，大道是名副其實的存在著。我是如何知道眾多事物的存在呢？就是依據大道的運作，默默仔細觀察而來。」

「據於德」，性德是從大道所出，在人人的本性上具足，只要能率性而行，必然可以自然流露。只要我們能依據性德率性而行，必然不會偏離正道而入於外魔邪道，當然可生活在自由自在之中。性德又

稱為玄德，在生活中要如何依據而保有呢？老子在《道德經》第十章教導說：「修道士要經常自我檢視，是否已經將身心靈安頓好，使合乎正道而不分離呢？是否保護好精氣神，使能專一，有如嬰兒一樣柔和純真呢？是否已經洗淨心性，使能毫無些許的雜念呢？是否已經治理好自己的身心之國土，清除心性上的習性，能夠做到清靜無為呢？是否能夠在動靜之間，體悟大道的母源呢？是否能在諸事通達無礙時，還能保持大智若愚的態度呢？如果能夠學習大道無為的精神，在幫助他人，成全其美時，不把功德據為己有，不自恃其功德，還不加以掌控，這就是至高無上的玄德。」

「依於仁」，仁為人倫五常道之首，是使人道圓滿的重要基礎，是成就天道最重要的因素，卻是建立在家庭中的孝悌，是以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是很少發生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這種事是從來不會發生的。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

建立穩固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中生出。可見人倫中的孝悌，乃是培育仁道的根本啊！」

「游於藝」，在生活中要如何經營，才能多采多姿，活潑玲瓏，又不失天真，且不致於造成縱慾的習性，成了玩物喪志。如能在生活中增添藝術的氣息，使得生活的品質能優雅而不低俗，豐富而不放逸，古時以學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可以培養生活的技能，充實品德的教育，增長道德的情操。

人生中有許多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在平時生活中要去觀察與學習，古德有《人生加減乘除》一文，提供我們在平時生活中參考：

寬心要加，痴心要減，愛心要乘，貪心要除；
志氣要加，銳氣要減，靜氣要乘，躁氣要除；
自信要加，自私要減，自律要乘，自卑要除；
微笑要加，憂鬱要減，感恩要乘，怨恨要除。

07 吾未嘗無誨

【原文】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子說明欲來求學　自行束脩誠心不缺
未曾不給教誨機會　重要是在令其自覺

孔夫子說：求學者只要自己帶著束脩的薄禮前來，我從來不曾不給予教誨的。

《管子・權修篇》說：「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這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成語的出處，說明了小樹要成為大樹，需要很長的時間；培養一個人才，需要更長的時間，為了長久之計，其間的過程是很不容易的，這一句話寓意民族、國家、家庭只有做好人才的培育，才得以接續、繁衍、傳承，凸顯出教育的重要

性。起初的學校，是由國家主辦，最早創建私塾，招收平民百姓，不分貧富、貴賤、智愚、老少，始於孔夫子，其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方式，教出許多優秀的人才，為當時的諸侯國培養出許多政治人才，依據《史記》記載：孔夫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稱為「七十二賢人」，還有十位傑出的弟子，號稱孔門四科十哲，分別是：德行科：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宰我、子貢；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學科：子游、子夏。還有造就了儒門四聖，即：復聖顏回、宗聖曾參、亞聖孟子、述聖孔伋，如今配祀於孔廟之中。其教化的成果所及，不但影響中華民族後代的子孫，還影響到世界各國。

孔夫子創建私塾，之所以能造成廣大的效應，與其招生的方式，有著莫大的關係，要來就學者，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孔夫子未嘗不接受而給予適當的教育。所謂的「束脩」，是十條肉乾紮成一束，以當時來說，是拜師極為微薄的見面禮，自己帶著如此的薄禮來向孔夫子求教，只是為了表達誠心就教，夫子沒有不接受的。很顯然其教育的目的，在為國家社會家庭培育人才，為下一代的傳承做出貢獻，

並不在乎求學禮金的多寡。有說「束脩」，是整飾服裝儀容，就是說要來拜見老師，必須整理好服裝儀容，以表示對老師的尊重，對求學的信念。

從孔夫子的舉動來看，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其大公無私的思想與作為，其無為的作風，成就了「至聖」的果位。其大公無私的聖者思維，其來有自，正如《中庸》所載：「我仲尼效法堯舜的精神，以周文王、周武王為典範，向上遵循天時，向下順從地理，就如同天地一樣，沒有什麼不承載的，沒有什麼不覆蓋的。又如春夏秋冬四季的交錯運行，日月的交替光明。萬物一起成長而互不侵害，道理一併實施而互不違背。小的德行如河水川流不息，大的德行能敦厚化育萬物，這就是天地偉大之處。唯有天下至聖的人，能拿出聰明睿智，才足以教化萬民；能發揮寬容的心胸，以溫柔的態度，才足以包容他人；能發奮圖強，發揮剛毅果斷的精神，才足以永遠保持正道的準則；能保有嚴肅莊重持中

守正的態度，才足以用公正來做事；能夠深入文章的條理，周密的觀察，才足以辨別是非。」

孔夫子具有與天地之德相配的能量，因此所影響的時間能夠長遠，所感化的範圍非常的廣大，這一切都是心性所發揮的能量，古德有《善用此心》美文一篇，可供學習：

用善良的心，成就一切美好；用寬容的心，接受一切對錯；
用真誠的心，祝福一切有情；用感恩的心，面對一切打擊；
用喜悅的心，放下一切傷害；用強大的心，走出一切難關；
用堅定的心，笑看一切是非。用慈悲的心，渡化一切眾生；
用積極的心，學習一切禮節；用希望的心，走出一切難關；
用包容的心，接納一切人事；用感恩的心，面對一切考驗；
用真誠的心，關愛一切有情；用堅定的心，突破一切障礙；
用歡喜的心，接受一切謗語。

08 不啟與不發

【原文】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孔子教示自不奮起　不去啟發給予鼓勵
有話想說不知開口　不去教導使口開啟

孔夫子說：學生如果不發奮以求學，就不去啟發；如果不是有所領悟想說出來，就不去開導。

孔夫子由於有教無類，因而前來求學的弟子，來自不同的邦國、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觀念，夫子的因材施教，在教育上產生良好的效果，也給後代的教育，樹立美好的典範。依據其對人性的觀察，了解如何寓教於政，以政教民的方式，以作出有效的教化，所以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

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政事就能實施；當他們去世時，政事就廢除了。治理百姓，在勤於政事；經營土地，要多種樹。談到國家的政事，就如蘆葦一樣，很容易成長。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人；取用人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其身，在於遵循正道；修行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大事；所謂義，就是做適宜的事，以尊敬賢能的人為大事。親近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之分；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要從此處去建立。在下位者，如果上位者不能理解，老百姓是很難治理得好的。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不可以不修自身；要修自身，不可以不事奉親人；要事奉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道天命。」

由此可見，從事教育的工作，不能只注重表面的教導，真正良好的教育，必須從本性的淨化教起。天命之謂性，人的本性是出自上天的明命，在每個人的本性，都具有上天的真理大道所賦予的性命，

只要能夠率性而為，自然能夠合乎正道，是以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每個人的格物致知做起，才是根本而有效的方法。如果教育只治標而不治本，其效果雖有，卻是不能究竟而有效。因而教育在化解習性上的污染時，必須要善用方法，才能有效，如果未能見效，要及時改變方法，才能真正處理問題，所以孔夫子在此所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並沒有要放棄教導的意思，而是在還沒有找到適當的方法之前，不要貿然硬要強迫執行，那效果是不好的，這不是有智慧如孔聖人的作為，必須在尋求適當的方法再開始。

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表示學生對於所學習的方式沒有興趣，自然就不會自動自發去求知，如果強用此法去啟發，一定得不到好效果；如果學生還未領悟其中的道理，無法更進一步去問問題，想強求他問問題，一定讓他增加壓力而退縮。此時當要有耐心去循循善誘，引起他學習的興趣，再繼續與他溝通。所謂「佛度有緣人」，有緣自會產生共識，自然會有良好的溝通，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

乃是針對世人八萬四千種煩惱而設立，重要在清除世人的煩惱，使能得到真正的解脫，是以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六祖壇經》說：「善知識！一切的佛法，以及所有聖典的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都是因教化世人的需要而設置的，因為世人的智慧根性不同，所以才能建立各種順應眾生所需的經教。如果沒有世人的需要，這一切的萬法本來就沒有。」

這佛教的因緣說法，就不同程度的人給予不同的教化，最終是要大家明理實修，找回自己的本性。前輩有《勿忘本性》好文一篇，可為我們參究：

一心定善惡，勿忘存誠；一念定升降，勿忘戰兢；
一言定興衰，勿忘深省；一舉定賞罰，勿忘慎行。
順天性，則舉心運念為眾生；從人意，則起心動念逐利名；
秉天心，則言談舉止合中庸；持人心，則言行不顧不由衷。
天性、人意，差之毫釐謬千里；天心、人心，待人處事宜分清。

09 舉一隅三反

【原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孔子又說舉一端倪　不知領會反復學習
實是懶惰不知上進　如此態度智慧難啟

孔夫子接著又說：如果老師舉出一個例子，學生不就此去領悟其他方面，就不再去教導。

教育的目的，是要大家明理實學，充實對生活及學養有幫助的學問，從德智體群著手，增進食衣住行育樂方面的教育，這些不外乎就是從身心靈等各層次去教化，使得身心靈皆能得到健全的發展。然而教育以能達到實效為重要，使受教育者能夠改變不合時宜的觀念，讓大家能有共識，互助而不互傷，貢獻自己的力量使團體能更好，而不

要讓自己成為破壞團結的人。然而世人由於累世以來，每個人所造的因不同，所以果報也不同，命運也不同，思想也不同，如果未能從根本的心性淨化做起，不明白因果報應的真實性，無法做到「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實在很難有良好的績效。

雖然俗語說「條條道路通羅馬」，但首先要先確立羅馬的方向，明白羅馬的目標，才不會走錯路，浪費時光。修道的重點在修心，如果未能明白這個重點，而一直向外追，必然一無所成。但世人已經習慣於向外追求，雖然聖佛仙真所留下的經典，一再強調修道在修心，修心在淨心，但大部分的人還是會走錯路，因而長劫沉淪於苦海中，流浪生死，永失真道。因而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在實際上是要累積很多的教育經驗，才能靈活地找到適當的教育方法。

此題所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其教育過程中，遇到一些狀況，未能啟發學生，讓他能有靈感去體悟，以觸類旁通的方式開啟智慧，因而必須及時發現，找到其障礙的癥結點，切

記不能一意孤行，硬要學生接受，否則就處罰，這種方式不見得會有用。孔夫子通常在教導學生時，在適當的時機會提出問題，以求證其接受的程度，然後再依其所反映的情況，做下一步的規劃，有些學生，舉一例可以聯想其他的方面，或可聯想其他相關的情況，越有智慧或有興趣者反應的例子就越多，越沒智慧或沒有興趣者反應的例子就越少，甚至無法聯想。此時當要看清情況，給予適度而有效的調整。

《易經・蒙卦・彖傳》說：「蒙卦，有如本性的靈山被諸多的業識險境所圍困，遇到險困，要能及時停止靜心觀察，這是處於蒙昧時的方法。遇到蒙昧時，當懇求有智慧的明師指點以開啟蒙蔽，才得以亨通。能夠亨通暢行的時候，必須要隨時固守中道，才得以不偏離。在學習當中，學道者當要親身去體驗，遇到問題隨時請教明師，並非明師一直追問學道者有沒有問題，如此才得以心心相應。當初發誠心以求問，就必須詳細告訴他，因其出自剛正的誠心。如果對於同一個

問題再三無厘頭請問，顯然不用心而冒瀆神聖的學問，就不要再告訴他了。啟蒙是為了要培養正道，才能夠獲得聖功。」

孔夫子在此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顯然已看出學習者，沒能深入探究，所以無法主動找到問題來請教老師，此時就不要用同樣的方法去引導，當要停止靜觀其變化，等找到學習者興趣的窗口，再進一步往前探究。

古賢有《一句一蓮花》，可提醒我們在生活中，自我反省精進修持：

要多少奔波，才願放下執著，今打開無縫鎖，找回真我。
一生勿蹉跎，積極向前不錯，信堅定不退縮，勤能補拙。
是福不是禍，無常要靠立德，是真修實煉者，忍辱含和。
福音十方播，舌燦蓮花朵朵，讓眾生得解脫，無限快樂。
羈旅過客，名利看破，苦海沉淪終為何，明智的抉擇，機會把握。
一心為大我，以身作則，上下配合，是理則進非口說，願慈悲喜捨，修成正果，人人都成佛。

10 子食喪者側

【原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聖者孔子參加喪事　不曾吃飽在旁飲食
喪家同悲心情憂傷　與人同感自然所使

孔夫子在有喪事人家的旁邊飲食，不曾吃飽過。

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表現自己的存心，所有一切生活中的言行舉止，都是自心的作用，所以說萬法唯心，一切人間的萬法，由心所生，也是由心所滅。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從無始開始，經過無窮劫以來，乃至於在一切時當中，一切的處所，所施為的運行動作，都是出自你的本心，也就是你的本來的佛性。這顆心就是佛，也就是如此。除了這顆心之外，終究沒有別的佛可以獲得。離開這

一顆心以外，要去尋找菩提涅槃的佛性，都是不對的。」這佛性人人本有，只因被塵慾所遮止，未能發揮佛性的功能，因而落入紅塵苦海中，讓我們在此磨練，直到淨化心性為止，才能以清淨法身回歸大道本體。

然而要進入無形的理天界，必須先在人間了業了愿，才得以完成回歸的事實。是以平時對於自己的居心，在有形的世間行有為法時，必須做到遵守人倫道德，雖然身與凡人無區別，但心性必然具有天真的本性，天真的本性中，具有五常之德，如果未能保有，如何能進入無形的世界而回天呢？誠如孟夫子在《公孫丑上篇》所說：「世人都具有不忍害人的心，古代聖王有不忍害人的心，才會有不忍害人的政治。以不忍害人的心，實行不忍害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掌上運物一樣容易。為什麼說世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現在有人忽然看到小孩子要掉入井裡了，都會生出驚恐憐憫的心，這並不是為了要和小孩子的父母親攀交情，也不是要在鄉里朋友間博取聲譽，也並不是

厭惡那小孩子的哭聲，才這樣去做。由此可見，沒有同情心，就不是人；沒有羞恥心，就不是人；沒有謙讓心，就不是人；沒有是非心，就不是人。同情的心，是仁的開端；羞恥的心，是義的開端；謙讓的心，是禮的開端；是非的心，是智的開端。人有了這四個開端，就如同人有四肢。有了這四個開端，然而還說不能行善，就是自我殘害的人；說他的君王不能行善的人，是在殘害他君王的人。凡是有這四個開端在自己身上的人，就知道要將他擴充開來，有如火開始燃燒，泉水開始湧出。如果能將它們擴充，就足以保天下；如果不能將它們擴充，就連父母也事奉不了。」

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狀況時，如文中孔夫子處於喪家之旁，無法吃飽飯，還會出自同情心，主動去關懷他人。有些人認為事不關己，於是默不關心；甚至於不能同情別人的遭遇，說出不得體的話，讓人家感到傷心。前人有《一句話的力量》的文章，可提供我們體會，該說什麼話，才是得體，才是良心尚存：

一句無心話，可能會引起一場誤會；
一句風涼話，可能會讓人恨你一世；
一句刻薄話，可能會令人把心傷透；
一句公道話，可能會讓人感激一生；
一句直白話，可能使緊張氣氛升級；
一句勸慰話，可能治癒別人的傷口；
一句道歉話，可能會平息一波糾紛；
一句謊言話，可能會讓你失掉人心；
一句實在話，可能會讓你威信倍增；
一句讚美話，可能會改變他的一生；
一句毀謗話，可能會招來官司纏身。
一句生氣話，可能會讓最愛你的人離開；
一句我愛你，可能會讓人幸福一輩子。

11 是日哭不歌

【原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至聖孔子當日哭泣　內心悲傷沒有喜氣
沒有心情再去唱歌　聖心直率有悲無喜

孔夫子在當天哭過，就不再唱歌了。

每個人都有情緒的作用，而情緒是出自於心性。當心平靜如水時，就是本性的作用，一旦受到外境的刺激，心湖就會起漣漪的作用，甚至於產生驚濤駭浪，這是情緒的作用。所以本性與心情，就如同海水與波浪，因而君子必須要懂得慎獨的功夫，不要讓情緒左右了本性，就會產生習性的作用，還會取代本性而成為一身之主。是以《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如果在平時的生活中，能處處謹慎，不使習性取代本性，能以本性降伏習性，使得應物都能中節，能夠運作好中和之道，自然能達成「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簡單的說，就是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使情緒的收放自如，以圓滿完成人間諸事。這種時下稱為情緒管理，也就是修養。

在《大學》中，有一段話正是提醒我們，修身要從修心做起：「所謂修身要從端正心念開始：當心中有所忿怒的時候，身體的行為就不能端正；當心中有所恐懼的時候，身體的行為就不能端正；當心中有所偏好的時候，身體的行為就不能夠端正；當心中有所憂患的時候，身體的行為就不能夠端正。身體的行為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不在身上：雖然眼睛看東西，卻有看沒有到；雖然耳朵聽聲音，卻有聽沒有到；雖然嘴巴吃東西，卻不知道其中的味道。所以才說修身的根本，就是在端正其心念。」這是由於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關係，因而平時要經常反省自己，心是否被外境帶走，才能有效執行任務。

濟公活佛常說「修道修心」，此心淨化了，才能找回萬能的本性，因此在平時生活中，要保持心性的淨空，使得智慧常生，才不至於被外境所蒙蔽。因而複雜的心，使我們煩惱不已，對事理的分辨不清，對於處事常糾纏不清。凡是要修心的人都知道這要訣，因而孔夫子在平時生活中，雖然面對諸多的人事物，卻都能保持著清靜的心，不被太多的外境所困擾，保持心中的專一單純，此題所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顯然是讓自己的心情保持單純，不要兩種甚至多種情緒，把自己的心情弄得心神不安寧。

哭是悲傷的心情，歌是快樂的心情，兩者交織於心上，必然會消耗過多的能量，讓自己疲於應付，聖如孔夫子當然知道這其中的利害關係，因而盡量讓它單純化，然後以最快的方式，讓自己的心情回歸平靜，如此才能保護身心靈的健康，才能維護本性的清淨，才不會讓自己的真氣往外過度流失，導致將來無法在色身捨報之後，本性難以回歸大道的根源。

古來要回歸本位者，必須修回到本性在無極理天時的淨空，因而在人間要懂得借假修真，還要懂得感恩，如此常會有意外的收穫，受到有緣人的幫助，早日回歸故家鄉。因而古人這篇《報恩了愿》之善文，可以引導我們：

借假修真，以報無極生化恩；
無私無為，以報天地覆載恩；
善用生命，以報日月照臨恩；
造福人群，以報皇王水土恩；
立身行道，以報父母養育恩；
繼志述事，以報師友引渡恩；
行四弘愿，以報仙佛教化恩；
眾善奉行，以報神祇擁護恩；
立志成道，以報祖宗積累恩；
推功攬過，以報賢良贊成恩。

12 用舍與行藏

【原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孔夫子對著顏淵說　用之則行絕不懶惰
舍之則藏安然自在　唯我與你能處善妥

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到人家任用，就能夠依據正道行事；如果不任用我時，也能安心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才能作得到。」

孔夫子所處的時代，正是春秋末年，諸侯列強爭權奪利，領導者只為自己的享受，大多不顧百姓的生活。雖然孔夫子充滿了濟世救人的儒家思想，希望一展長才為民服務，怎奈時不我予，但仍是孜孜不

倦尋找機會，平時努力於教導學生，因材施教，為國為民儲備人才，為當時的社會作出貢獻，周遊列國希望能找到能配合的國君，有時雖不被重用，卻能無怨無悔，其精神古來少有。從歷史上的記載來看並不如意，到處碰壁。或者有聞其名而賞識的領導者，但基於諸多的因素，或是不合領導者霸權的理想，或者受到權臣的嫉妒與阻攔，終究在列國之間走走停停，甚至於危機四伏。有時雖得到國君的欣賞而任用他，但隨時出現狀況，必須準備走人，如果不是真正要為民謀福利，只為自己名利打算，必然想盡辦法，攀權附貴，絕對不會有此下場。

《論語・學而篇》有一章記載：子禽向子貢問說：「孔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要聽聞該國的政事，是自己去求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回答說：「老師是靠著有溫、良、恭、儉、讓的優良品德去取得，因而老師要求取聞政的居心，與他人要求取聞政的居心，顯然是大不相同的。」這已經將孔夫子參政的精神表露無疑。

又《論語‧微子篇》記載：在周遊列國的期間，有一次迷路了，剛好遇到長沮與桀溺一起在田裡耕作，於是派子路去問路。長沮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應該知道路。」再問桀溺，桀溺問：「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又問：「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當今天下的局勢如此混亂，然而誰有能力去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隨不被人所任用的人，為何不跟隨隱世的人呢？」接著不停地以土覆蓋種子。子路回頭向夫子報告，孔夫子悵然失意地說：「人是不與鳥獸一起居住的，我不與世人一起生活，而要和誰一起生活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就不必要從事改革的志業了。」這體現當時孔夫子的處境，以及他所懷抱的志願。

當時孔夫子以因材施教出名，對於學生的個性與才華非常的理解，所以當他想推行理想的政治理念於當時的社會，受到阻礙時，就

想到顏回，在處世上，能安貧樂道，知所進退而毫無懸念的，在學生當中，也只能找他了，所以才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聖賢的思想，不能兼善天下，最起碼也要能獨善其身，獨善其身，最主要是守護好自己本性的慧命。因此，在古聖賢中有《守護慧命》的好文章，可以提供修道者自我進修的參考，以成就自己的善願：

守護那流傳萬古延續後代，永難間斷之悠悠慧命；
守護那接引佛子遠傳福音，永難翻覆之巍巍法船；
守護那拯救亂世震撼三曹，永難退轉之昂昂誓言；
守護那筆墨難行維繫和合，永難變遷之綿綿道情；
守護那拉近彼此默契相投，永難推拒之深深緣份；
守護那如同手足視若骨肉，永難捨棄之芸芸眾生；
守護那含污納垢包容寵辱，永難受傷之暖暖心靈；
守護那隱惡揚善定奪昇降，永難消滅之微微念頭。

13 好謀而成者

【原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路卻說行軍誰與　夫子回說智者難遇
有勇無謀我不贊同　臨事而懼謀成期許

子路說：「如果老師要帶領三軍，那要與誰共事呢？」孔夫子說：「那些以空手與老虎搏鬥，靠徒步硬要過河，雖死也不後悔的人，我是不會與他共事的。我所要共事的，是參與處理事情，要能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能夠成就的人。」

子路的個性勇敢果決，很適合從事政事，但有時過於爭強好勝，

也給自己帶來許多的麻煩，令人感到討厭，甚至於把自己的生命給殘害了。我們從《論語》的幾個篇章中來了解子路的個性，以及所造成的影響。在《雍也篇》記載：季康子問：「仲由（子路）可以任用他從事政事嗎？」孔夫子說：「仲由行事果斷，對於從事政事有何困難呢？」在《先進篇》記載：子路的個性魯莽。在《子路篇》記載：子路問說：「衛國的國君等待老師幫助他治理國政，老師要從何處著手呢？」孔夫子說：「必定從正名開始。」子路說：「有這樣的事嗎？老師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吧，何必要正名呢？」夫子說：「你說話真是太魯莽了，仲由啊！君子對於所不懂的事情，就不要發表意見。如果名義不正，說話就不順理，做事情就不能成功；做事情不能成功，禮樂就不能實施；禮樂不能實施，刑罰就不能得當；刑罰不能得當，老百姓就會無所適從。所以君子所定名的，必定能夠說的合理；說的能夠合理，就一定能夠實行。君子對於所說的話，是不可輕率隨便的。」又在《先進篇》記載：有一天，閔子騫陪侍在孔夫子身邊，顯

得溫和而正直，子路顯得剛強威武，冉有和子貢顯得和樂。孔夫子此時顯得很快樂，不過卻告誡子路說：「像子路這樣剛強好勇，恐怕不能善終。」後來不幸言中，子路在一次戰亂中，被剁成肉醬。

從上面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子路剛強好勇，不服輸的個性，因而在前面聽到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到人家任用，就能夠依據正道行事；如果不任用我時，也能安心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得到。」這是對顏回能力的讚歎，個性好強的他，聽到這些話後，認為自己也很有能力，因而忍不住的就問孔夫子說：「如果帶領三軍的時候，老師要與誰共事呢？」

所謂的「暴虎馮河」，暴虎就是不用武器，不用技巧，空手與虎搏鬥。馮河就是不靠舟船或技巧渡河，顯然只憑勇力，不經思考，一時衝動，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如此有勇無謀，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帶來危機，說不定因此而喪失生命。所以孔夫子說，對於子路的如此作為，還覺得雖死而無悔是不同意的。

所謂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在教導子路應該要有的作為，在面臨事情的時候，必須要謹慎而不疏忽，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去處事，並在事先做好準備，如此成功的機率才會增加。

「自在」是修行的重要目標，一生的修行，如果不能自在，顯然是有問題的，因而古德有《得悠哉》善文一篇，可供修士參酌：

常保持淨身心，莫隨慾念妄想而去，得悠哉；
恢復天真赤心，莫隨潮流趨勢而去，得悠哉；
穩固堅毅道心，莫隨譭言盜語而去，得悠哉；
培養慈悲善心，莫隨執著瞋恨而去，得悠哉；
表現篤實信心，莫隨旁門左道而去，得悠哉；
懷抱坦誠忠心，莫隨人事變遷而去，得悠哉；
秉承無私公心，莫隨名權利益而去，得悠哉；
本有高尚佛心，莫隨世俗顛沛而去，得悠哉。

14 富而可求也

【原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可求不擇手段　執鞭之士其業可轉
若不可求夫子則說　道義行事我所喜歡

孔夫子說：「財富如果可以隨意求取，雖然擔任如駕車等的卑賤工作，我也會去做。如果不能求取，我只好依從我所喜好的方法行事。」

人身難得今已得，何謂難得，其意義又何在？這是身為世人的一大課題，否則只能白費這一生。大部分的人，以為來到人間的目的，就是傳宗接代，光耀門楣。然而光耀門楣，大部分的人會理解成獲得

富貴，讓別人看得起，也因此忘掉了來到人間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找回本性，回歸本位，使得九玄七祖盡超生。因此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什麼是一大事因緣呢？經文上說：『諸佛世尊，都是為了一大事因緣，所以才出現於世間。』所謂的一大事，就是佛的知見。世間的人，心向外迷惑執著於一切相，向內迷昧執著於空相。如果能面對一切相而不執著於一切相，面對空相而不執迷於空相，就是內外都不被迷惑了。如果能夠覺悟此一法門，在一念之間，心地開朗，這就是開佛知見。」直截了當說，一大事因緣，就是找回自己的佛性。

然而來到人間，是借著此一色身，藉假體以明真心。所以在人間最主要能養活色身，因此職業不分貴賤，只要不造惡業，不破壞社會的秩序，都是要尊重的。然而大部分的人，卻著重於名利情的追求，以為人生的目的，有了財富名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常不擇手段，用盡謀略去爭權奪利，也因此而犯罪造孽，不但不能隨緣了舊業，更是藉機造新殃，給自己以及子孫來無窮的禍患。因此孔夫子在此提

醒我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顯然告訴我們，富貴是不可強求的，既然不可強求，那就依從自己的愛好。執鞭之士，或稱為駕車的人，乃社會上低賤的職業；或掌權的人，乃社會上層的人士，不論如何，只要能達於富貴，都可以去做，有不擇手段的涵義。聖如孔夫子當然知道來人間的目的，就是要找回自性，所以其所好，當然是積至德以明至道，除習性以歸本性。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裕和權貴，都是世人所喜愛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獲得，雖然得到了，也不能安心享受。貧窮和鄙賤，都是世人所厭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目前的窮困和貧賤，是甩不掉的。一位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之實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能有短暫的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處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依仁德做事；或處在流離動亂的時候，依然要以仁德做事。」平常能做到常應常靜常清靜，才是具有平常心的修道士。如

果環境一變遷，心情就隨著漂流，顯然定力不足，縱然擁有富貴，當德量不足時，也很快就會失去。

生活必須有正確的觀念，還要在遇到困難阻礙時不變志向，做到隨緣不變，才可說是真君子。因而修道士平時在修為上，必須內化心性，外敬大眾，決不敢有苟且馬虎的行為，以敗壞自己的品德。古聖有《六不苟》聖訓一篇，讓我們在修道路上當依歸：

實務渡人成全理上究，絕不苟合；
實辦忍辱求全境上烹，絕不苟活；
實幹質真備全事上磨，絕不苟同；
實學培智德全謙上藏，絕不苟容；
實修德量節全品上省，絕不苟信；
實證行腳義全愿上煉，絕不苟誠。

15 子慎齋戰疾

【原文】子之所慎：齋、戰、疾。

至聖孔子平時所慎　沐浴齋戒用心誠真
戰爭死傷儘量避免　疾病痛苦易傷精神

孔夫子所謹慎的事情：有齋戒、戰爭、疾病。

人生無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只要一不小心，就會惹上許多麻煩事，如果未能及時處理，恐怕事情會越陷越深，越糾纏就越難解脫，造成「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因而能夠過著正常的生活，老老實實做人，盡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然後在他人需要的時候，伺機去幫助，如此才是正確的人生。

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提醒勉勵我們說：「國有忠臣，其國

可治；家有賢妻，其家必興。家有賢妻良母，自無內顧之憂，可使夫婿在外，專心發展事業，助夫成家而振門楣，方不愧為賢內助也。撫養子女，教育有方。齊家以勤儉為本，傳家以孝悌為先，養成父慈子孝，遠離一切惡習。父子之間，天性至親，五倫並重，血統相傳，父慈子孝，自然之道。父母之愛子，幼而撫養，長則教訓，以期榮宗耀祖；子女之事親，老而奉養，病則侍候，以期啟後承先。不可教子而失慈嚴，切莫事親以虧孝道。文明之世，多唱自由，男女平等，到處效尤。男女重奢華而輕道德，風俗久敗壞而廢綱常。廉恥喪盡，敗家名聲。家失天倫之樂，人受無妄之災，誠可嘆而可悲，實堪憐傷而堪虞。吾願人人，夫妻和樂，日無災殃，時有餘慶，家道隆興，子孫昌榮。」能做到如此，時時自我反省警惕，發現缺失並加以改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何難？

孔夫子對於平日的生活，觀察非常周到，想要經營圓滿的人生，他提出幾點建議，對於文中的三項，尤要謹慎處理，以免小處不注

意，當釀成大災禍時，後悔遺憾又有何用？

所謂的「齋」，就是齋戒，俗語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稍不注意，未能提高警覺，一旦果報現前，想要逃脫根本沒有機會，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因而平時要知所齋戒，以免造下難以抹滅的業力，陷自己於無窮的輪迴，長期浸淫於苦海之中，難以出離。齋戒不外身齋與心齋，其實就是要修身養性，身齋要守殺、盜、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等七戒；心齋，要守貪、瞋、癡三戒。如果不守此十戒，造下十惡，必然會落入三惡道。

所謂的「戰」，就是爭戰，大多為了貪婪而爭鬥，造成互相結怨，給自己增添許多的惡業，如果平時能夠做到謹言慎行，做好本分的事情，學習《道德經》五千餘言，有關「無為不爭」的要義，以及《金剛經》五千餘言，闡揚「自在放下」的真諦，修道無業一身輕，自可回歸無極理天的涅槃至善地。

所謂的「疾」，是指疾病，疾病分為身體與心靈的疾病，身體的

疾病來自於平時生活的活動與飲食的失調所產生，心靈的疾病，則來自於心性受到污染所造成。因而在平時衣食住行育樂等各方面，都要面面俱到，不要過與不及，不合中道必然產生問題，

佛家說：「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心是一切的主宰，心能依正道而行，就是有智慧，如果不能依正道而行，必然是愚癡。孔夫子所言「齋、戰、疾」，其根源於心，如能將意識心轉成智慧心，那一切情況必會改觀。古賢有《轉識成智》之美文，可為我們在平時生活中的木鐸：

受欺凌笑而化之，自煉志高強心丹，轉怒為恕；

受委屈笑而化之，自煉氣宏寬心丹，轉苦為樂；

受輕蔑笑而化之，自煉意堅恆心丹，轉敗為勝；

受毀謗笑而化之，自煉德厚信心丹，轉陰為晴；

受侮辱笑而化之，自煉性明清心丹，轉恥為榮；

受誤解笑而化之，自煉念好舒心丹，轉禍為福。

16 為樂至於斯

【原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在齊聽聞韶樂　對於肉味三月無覺
沉醉之情顯然可見　不圖為樂如此真確

孔夫子在齊國聽到虞舜的《韶樂》，由於心儀此音樂，沉醉其中，以至於三個月的長時間，飲食不知道肉味，並讚歎地說：「沒有想到聖王的音樂，能夠完善到這種地步。」

自古以來，從人類的發聲，表達心意，至後來藉著大自然的資源，人類創造出了音樂，自古以來對人類的活動，歷史的演變，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由此可見，音樂擁有喚醒、聯繫和整合人格的功

能，它也是一種反應時代各地區的民情文化，以及個人自我思想與情緒的表達。音樂的旋律，對於人的心靈有激化或平靜的作用，對於人的理智有獨特的影響力，因而好的音樂對人類的個性有潛移默化的功能。

古時的詩歌出自於《詩經》，配合著音樂，成為民間百姓的娛樂，有著調和心情的作用。據說周朝時專門設有采詩官，採集民歌，以體察民俗風情，以及政治的得失。《詩經》共有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相對於周王朝所直接統治的王畿而言的，帶有地方的音樂特色，包含十五國的《國風》。《雅》是王畿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王畿的音樂稱為正聲，就是典範的音樂。《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

周朝時的雅樂有六舞，包括（一）《雲門》，用於祭祀天神，相傳為黃帝時所使用的樂舞。（二）《咸池》，用於祭祀地神，相傳為堯帝時所使用的樂舞。（三）《大磬》，又名《大韶》或《韶筋》，

用於祭祀四方，相傳為舜帝時所使用的樂舞。（四）《大夏》，用於祭祀山川，相傳為夏朝禹帝所使用的樂舞。（五）《大濩》，又稱《韶濩》，用於祭祀始祖姜嫄，相傳為商朝表現商湯伐桀的武功之樂舞。（六）《大武》，用於祭祀祖先，為當時表現周武王伐紂的武功之樂舞。前兩者為文舞，後二者為武舞。

孔夫子曾經在《論語・八佾篇》對《大韶》與《大武》作出評論，對《大韶》的音樂說：「其音樂聲調極盡完美，其內容極盡完善。」其內容表彰舜帝以孝道著稱，以孝治國，感化百姓，他所住之處，都聚集人潮，展現其德澤的風範，受到堯帝禪讓而得天下，後又把帝位禪讓給禹帝，展現天下為公的胸懷。如此的行為，在孔夫子看來，可說是至德至聖。舜帝的德行，已經達於極致，其成就表現在韶樂上。對《大武》的音樂說：「其聲調極盡完美，但其內容未盡完善。」其內容在表彰周武王的道德修養，首先也體現在孝道上，繼承周文王以德治國的遺志，但其興兵伐紂，雖是除暴安良行為，但畢竟

還是以武力奪取，與堯舜的禪讓之治，仍有其差別與不盡理想之處。

孔夫子在齊國聽到《韶樂》的演奏，有如身臨其境，感受到舜帝時的祥和政治，其安和樂利，民風純樸與無爭，自己的心靈沉浸其中，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月，還未能忘了那種情境，雖然食肉而不知肉味，可見好的音樂對人的影響與魅力。

然而真能讓人回味無窮的，應該是回歸無極理天，與道母永享天倫大愛之樂。古聖有《回家一路》之美文，正是敘述此境：

回家一路，永保赤子心，無為無我，道法自然；
同修一路，永保和合心，相輔相成，道賴人傳；
修辦一路，永保初衷心，感恩堅恆，道志不變；
向上一路，永保精進心，培德光明，道中標竿；
濟世一路，永保慈悲心，不離不棄，道挽狂瀾；
考驗一路，永保堅信心，正念持戒，道過難關。

17 古之賢人也

【原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冉有請問子貢回答　夫子是否幫衛君嗎
子貢入內請問孔子　伯夷叔齊是賢人吧

冉有問說：「老師會幫助衛國國君嗎？」子貢說：「好吧！我這就去請教老師。」進入後問夫子說：「伯夷和叔齊是怎樣的人呢？」孔夫子回答說：「他們是古代的賢人。」

衛國的國君衛出公，名輒。靈公在位時，太子蒯聵痛恨靈公的夫人南子淫亂，策畫謀殺南子未成功，靈公大怒，蒯聵只好出奔國外

避難。靈公去世時，本來要傳位給南子所生的公子郢（讀影），但他不肯接受，建議傳位給太孫，就是蒯聵的兒子輒，也就是衛出公。衛出公即位後，太子蒯聵想藉著晉國的勢力，回國爭位。兒子衛出公卻聯合齊國，派兵包圍父親蒯聵，抗拒父親歸國，形成了父子爭國的局面。此時孔夫子和眾弟子正住在衛國，衛出公對孔夫子很敬重，針對此情況，不但同學們議論紛紛，就是衛國國境內外的人，對衛出公出兵抵抗父親蒯聵回國的事情，也各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認為衛出公拒父回國，不顧人倫的行為是不對的；有的認為蒯聵有罪，而出公是嫡孫，應當立為國君，以國家百姓為重，拒父回國的行為是應當的。但不知道夫子會不會幫助衛出公，同意他的做法。於是冉有先提出疑問，子貢主動去見孔夫子問個清楚，但他沒對問題直截了當去問，而是用旁敲側擊的方式，借著伯夷、叔齊的例子去探問。

伯夷是商朝孤竹國君墨胎出的長子，名允，夷是其諡號。他父親

臨死的時候，遺命立他的幼弟叔齊為君。父親死後，叔齊要將君位讓給伯夷，伯夷尊重父命而不接受，於是兩人均逃離而立中子為君王。後來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進諫，不被接納。周武王滅殷商之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導致餓死於首陽山。

於是子貢前去請問老師，對於伯夷和叔齊，有什麼樣的看法？孔夫子回答說：「他們都是古代的賢人。」子貢想藉這樣的問題，來了解伯夷、叔齊在老師心中的地位，自可明白是否會幫助衛出公。如果對伯夷叔齊的態度非常尊重，讚賞其高風亮節，顯然不贊同衛出公父子爭位的事實，自然就不會幫助衛出公了。既然孔夫子認定伯夷、叔齊是古代的賢人，當然就是認同他們互相禮讓的態度，對於父子為君位爭奪，就不能認同了。

對於事情的是非曲直判斷，必須有所依據，而此依據是公道還是私心，必然會影響判斷的結果。聖如孔夫子，心胸坦蕩光明正大，當然不可能因衛出公對他禮敬有加，就偏私而贊同他的做法。猶如人的

一生，來到人間經營幸福的生活，每個人的想法不同，經營方式也不同，有些人以為得名利情為幸福，有些人認為能找回圓滿的本性為幸福。古賢有《人生最大的幸福》的一篇好文章，可以提供我們生活的參考：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得人身；
人生最大的福報，就是懂修辦。
人生最大的貴人，就是頓悟的自己；
人生最大的衝勁，就是那股初發願力。
豐富的外在，不如德性的圓滿；
清靜的內在，提昇心境振作精神。
安身樂道，過新的每一天，
為有意義價值的當下，做好誠心的準備。

18 求仁而得仁

【原文】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子貢又問兩人怨否　由此可見德行之厚
夫子回答求仁得仁　不為衛君此情明透

子貢又問：「他們心中存有怨恨嗎？」夫子回答說：「他們一心一意想求得仁德，又能得到仁德，又怎會有怨恨呢？」子貢出來後說：「老師不會幫助衛國國君。」

魯哀公六年，子貢、冉有當時和一群同學，陪伴著孔夫子周遊列國，正好來到衛國，受到衛出公的禮遇，卻碰到蒯聵舉兵回國爭位，兒子衛出公出兵抗拒之際。當時衛國人有認為蒯聵得罪了君父，而輒

是衛靈公的嫡孫，應當立為國君，因此冉有懷疑孔夫子有可能幫助衛出公，所以才去問子貢。子貢也不能確定，所以才想出這個辦法，藉著歷史上古人雷同的事件請教老師最為恰當，就用伯夷和叔齊的例子去請教老師，孔夫子首先說他們是古代的賢人，已確定非常尊重他們的作為，接著子貢問說：「伯夷叔齊兩人互相推讓，都不肯當國君，結果都逃往國外隱居，忍受著窮苦飢餓的生活，心中是否會抱怨、後悔呢？」孔夫子回答說：「他們兩人都做到謙遜禮讓君位，一位尊重父命，一位尊重人倫，都是能夠遵從天理，都能心安理得獲得仁道，又有什麼可抱怨後悔的呢？」當子貢聽到老師的見解時，走出來告訴冉有說：「依據夫子所說，我判斷夫子不會幫助衛出公。」

綜觀世人的行為，都會有其最終的目的。既然選擇當人，就必須要認清來當人有什麼目的。俗語說：「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據此以論，世人最怕選錯路，任何事情都有因果關係，因而在決定之初，就要聯想到最後的結果，要注意「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的道

理，以免造成遺憾。是以人的一生要如何經營，才能在今世不造業，來世不落入輪迴，才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想要得到的，又在合理的範圍內如願以償，如同伯夷、叔齊兩位古賢，能夠求仁以得仁，那就無怨無悔了。

世人要如何做到求仁得仁呢？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有志於行仁道的士人，絕對不會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有損仁德，卻會為了成就仁德而犧牲生命。」又在回答子貢問仁道時說：「工作要做得完善，必先準備好器具。在居住的地方，必遵奉其賢能的大夫，並與當地有仁德的士人交往。」這不外乎就是要自己時時刻刻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要做到內心清靜為要，使心性常住於真理大道的仁里之中，不可在世間繼續為名為利為感情而迷惑了自己，這才是明智之舉。

心存怨恨、懷疑、嫉妒、瞋恚、貪婪、分別、計較……等等，足以造成污染心性的障礙，足以影響回歸真理大道的本源，是以平時要能

夠看好這顆心，唯有此心清靜，才能找回本具的佛性而回歸本位。因而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啟示我們說：「人得五行之秀，靈超萬物；物得五行之偏，靈不及人。養我生身，無物不備，有幸為人，不知修持，一旦失此人身，再復自難矣。萬劫千生得為人，須知前世種來因；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時度此身。」

有了人身當好好做人，認真學習做人的道理，使能在有生之年，盡力去圓滿人道，當人道無虧，天道自然能夠成就。做人不能只批評別人，當要懂得觀察別人，其有優點當要學習，做到見賢思齊；其有缺點，當要以為借鏡，儘速改善。古德有善文一篇，名為《學道》，可作為生活中的座右銘：

從得失中學會了淡泊，從成敗中學會了放下；

從興衰中學會了不爭，從無常中學會了看破；

從挫折中學會了勇敢，從苦難中學會了堅強；

從關懷中學會了分享，從幸福中學會了感恩。

19 樂亦在其中

【原文】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 孔子生活粗食清水　曲肱而枕心中無愧
> 不以為意安然自在　樂在其中聖人行為

孔夫子說：我平時的生活清淡，只吃粗糧、喝清水，彎著手臂當枕頭睡覺，樂趣也就在其中了。

自古聖賢皆能安貧樂道，在生活中能做到常應常靜常清靜，給自己在娑婆世界中，增長應世的能力，增長臨事的智慧，增長遇到困境的定力。日子是天天要過的，用怎樣的心情過日子才是最合適而高尚，那就是每個人的修為程度不同，是以在應事時，通常會有不同的反應。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

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說明大道無形，在平日生活中，卻難以眼見，難以耳聞，難以手搏，全憑智慧去判斷。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說：「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一旦聽聞大道，隨即能體悟並了然於心，勤於修持正道；中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覺得若有若無，半信半疑；下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認為荒誕不經不屑一顧，而以大笑回應，這種沒有智慧的人不嘲笑大道，怎能顯出大道的尊貴呢？」

不同的智慧，對大道的看法不同，反應也不同，當然也會有不同的結果，因此太上老君在《清靜經》說：「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上等智慧的人，明白大道的變化，皆有一定的規則，必然是大公無私，因而一切順從天命，而不做無謂的爭論。下等智慧的人，不明白大道運行的道理，全靠自己的意識心去判斷，常怕有所失落，因而喜歡爭論以獲得。具有上等品德的人，常是放心而不執著於

自己的德行，常會以為他為社會做出任何貢獻而自傲，所以常謙恭自守而不爭功諉過，不注重外表的虛名。下等品德的人，所作所為難有幾件善事，平時卻作惡多端，深怕被別人看不起自己，於是到處吹捧自己，希望得到他人的稱讚，卻不曉得惡行難掩，終要暴露。這種下德的人只會執著於道德的名相，卻不明白道德的真相，乃是自性的流露。可見眾生為何得不到真理大道，實是妄心的作祟。

聖人明白大道的真相，只因心中沒有受到假相的掩蓋而已，也經常鼓勵大家，這種聖佛仙真的本性，人人具有，不妨學習孔夫子在本章所說：「平時的生活清淡，只吃粗糧、喝清水，彎著手臂當枕頭睡覺，樂趣也就在其中了。」這種看似不起眼的行為，卻是本性的自然流露，是最為可貴的品德顯現。無獨有偶，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也讚歎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可見至聖孔夫子與復聖顏回，所

見略同。生活越單純，心靈越淨化，回歸本性的機會就越多。

修道只論修心，此心能夠淨化，即是佛本性，不必在人間追求許許多多的修行名相，反而會誤導而走錯方向。然而世人已經習慣於向外追求，因而常常往外追求名師，而不往內追求明師，如此的行為，最多也只能增加福報，卻難以找回自性。古聖有《反省》聖訓一篇，只要好好體悟，對找回本性有幫助：

人不敬己則當自重，且求重義推誠，以感迷昧蒼生；
人不服己則當自強，且求強心立志，以應萬變前程；
人不信己則當自覺，且求覺性固本，以達濟世真宗；
人不容己則當自省，且求省過日新，以邁圓明聖境；
人不惜己則當自愛，且求愛命樂道，以表凜凜仙風；
人不約己則當自制，且求制欲克念，以化累生冤情。

20 富貴如浮雲

【原文】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 夫子又說不義富貴　心不踏實於德有虧
> 有如浮雲終無所有　如此行為有何智慧

孔夫子接著又說：不合道義所獲得的富貴，對於我來說，有如天上的浮雲一般。

人生無常，來自於命運的作用，命運乃是業力的作用，沒有業力，本來就沒有因果，就不會產生許多富貴窮通吉凶禍福的命運。孔夫子已經看清人間的真相，命運的形成，來自於自己所造的因緣果報，明白在生活中隨緣了舊業，不會再去造新殃，因此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然而不明事理的凡夫俗子，難免受到外境的

誘惑，從此落入因果，在六道輪迴中循環不已，永劫難以脫離。

達摩大師在《血脈論》提醒我們說：「前佛以及後佛，只是在說其心，這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外沒有佛，佛外沒有心。如果說心外有佛，那佛在什麼地方呢？心外既然沒有佛，為何要生起身外見佛的念頭呢？互相誑騙迷惑，不能夠了悟本心，卻很容易被其他無情的事物所攝受，使得自心不能自由。如果還不相信，自己誑騙自己，實在沒有好處。佛沒有過錯憂患，是由於眾生顛倒錯亂，不知道也不覺悟，自心就是佛。如果知道自心就是佛，就不應該到身外去尋找佛。佛不會度佛，要將此心到外面去尋找佛，是因為不認識佛。只是那些向心外尋找佛的人，都是不知道自心就是佛。也不得以佛來禮佛，也不得以心來念佛。真正的佛不必念誦經典，不必守戒律。真佛不必持戒，也不會犯戒，也不會造作善與惡。如果想要尋找佛，必須要了達本性，了達本性就是佛。」

所有外來的富貴，都是命運中所顯現的假相，只是因果報應的

作用而已，就像天上的浮雲一般，水氣結合成雲彩，就在空中飄流，隨風東西聚散離合，從來沒有固定的形式。然而世人卻常為了這些假相而生出了許多的情緒，命運就由此產生了。世人被困在命運中，產生愛恨情仇，演出了人生的戲碼，困惑其中，必須有勞聖佛仙真等明師來指引，讓我們解開迷惑而找回自性佛。為了找回佛性，用了八萬四千法門，不外就是找回真佛，猶如人生病了，必須找醫生，分門別類加以治療，不外就是恢復健康的身體。如果不能對症下藥，那名氣再好的醫生，開出人間最貴重的藥品，也是於事無補的。

因此達摩大師又在《血脈論》告訴我們：「如果不能了達本性，念佛、誦經、持齋、守戒，也沒有什麼好處。念佛可得好因果，誦經可獲得聰明，持戒可以生於天道，布施可以得到福報，但要尋找佛性，終究是得不到的。如果不明白，必須向善知識求問，徹底了解生死的根本。如果不能了悟本性，就不能稱為善知識。如果不能做到此地步，縱然能夠說明十二部經，也不能免除生死輪迴，繼續在三界受

苦，沒有出離的期限。」

修道士想要今生修回本位，必須不斷提升自己內心的境界，從有為的修行，進入無為的修行，才得以契入正道。前輩曾留下《提昇的條件》，對於修道士在平日生活中，自我惕勵有著無限的幫助：

沒有嚴謹的自律，何以降伏後面的阻力；
沒有戰兢的態度，何以提振上下的士氣；
沒有全心的付出，何以體會蘊藏的天意；
沒有真正的割捨，何以吸收奧妙的道理；
沒有至誠的尊重，何以展現聖賢的威儀；
沒有無私的精神，何以提昇彼此的默契。

21 五十以學易

【原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至聖孔子曾經自言　祈求上天加我數年
五十學易可無大過　取其慧語自律以嚴

孔夫子說：上天能給我多活幾年，到了五十歲能夠學習《易經》，人生就可以不犯大過錯了。

自古以來諸佛菩薩聖賢仙真，都是在指導我們，一生中最大的事情，就是找回本性。如同惠能大師的示現，在《壇經》中，說明了這一個事實：惠能將母親的生活安置好了之後，隨即就拜別母親。沒想到經過三十幾天的路程，就來到黃梅拜見五祖。五祖弘忍大師問惠

能說：「你是什麼地方的人？來此地想要求什麼東西呢？」惠能回答說：「弟子是嶺南新州的百姓，從遠道來禮拜大師，只求找回佛性成就佛的本位而已，不求其他的東西。」可見找回本來的佛性，乃是諸佛菩薩諸聖仙真，來到人間最重大的成就。

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乃是一生修持到了能明白天意，而且知道天命的重要階段。修行人不明天意，就無法行於正道，以自我的意識形態做事，經常會背離正道而犯錯造業，經常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災禍。因此有智慧的人當要先明理實修，時時刻刻內修以淨化心性，才是正確之舉，因此用盡方法，來觀察自己內心的世界，保持清靜以回歸正道，乃是明智之舉。《易經》所探究最重要者，乃是淨化心性，所以孔夫子才會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無大過，是說從不犯大過開始，然後修到心念的細微處，才能徹底淨化而回歸大道本源。

九天玄女是「古易」的創始者，其化身為女媧娘娘，與伏羲氏組

建家庭，培養生育人類，教化人倫，是中華民族龍的傳人之先祖，為了讓後代子孫不再流浪於生死苦海，能夠恢復聖人的本性，回歸聖人的本位，是以在創造世人之初，就傳下了古易，教導世人順合天意，以合乎自然的生活法則，堪稱在世間及出世間兩相宜的指導寶鑑。當時伏羲氏跟著女媧娘娘認真學習，成為發揚古易精神的傳承者，所以孔夫子在《十翼•繫辭傳》說：「古時候的伏羲氏，他治理天下，上則觀察日月星辰、晝夜四時的景象，下則探究大地上萬物萬象的法則，仔細分析鳥獸身上的文采，以及山川水土的地利。近則取材於自己本身，遠則取法於萬物的性能，於是歸納了這些原則而創造了八卦，上可融通神明造化的功德，下可符合萬物變化的情狀。」

孔夫子所學的《周易》，乃是周文王及周公，將九天玄女所演化的《連山易》、《歸藏易》，加以整理而發揚光大的經典，成為真理大道的說明書，從中可以領悟開啟智慧的要訣，並提供世人在生活中明智的抉擇，讓我們在複雜的社會中，找到淺顯易懂的生活方法，

希望能在自我反省中，清除習性所造成的小錯及大過，保有清靜的心性，以回歸真理大道。修道士明理必須要實踐，才能達於目標，古賢有《何以言》一文，可幫助我們修成正道：

經過無數歲月的造就，才開始懂得珍惜把握，何以言不前；
經過無數輪迴的琢磨，才開始懂得建功了愿，何以言不行；
經過無數劫難的警示，才開始懂得培德積福，何以言不學；
經過無數病痛的消業，才開始懂得謹慎立命，何以言不受；
經過無數人事的錘煉，才開始懂得滋心養性，何以言不修；
經過無數挫敗的激勵，才開始懂得提昇精進，何以言不辦；
經過無數考魔的試驗，才開始懂得持齋持戒，何以言不守；
經過無數風雨的洗滌，才開始懂得分辨看清，何以言不衝；
經過無數逆境的雕塑，才開始懂得自愛自強，何以言不擔；
經過無數譏諷的成全，才開始懂得懺悔感恩，何以言不持。

22 夫子所雅言

【原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子使用雅正語言　詩經尚書有所鑽研
重要場合執行禮儀　使用雅言不曾有變

孔夫子使用雅正語言的時機：是在讀《詩經》、《尚書》，以及執行禮儀的時候，一般都是使用雅正的語言。

所謂的「雅言」，就是以雅音來言談，也就是雅正的語言，又稱為雅音、通語、正音等，是指自上古以來中國各朝代所通用的語言，通行於中央官方及文人的群體。孔夫子在春秋時期的文學、文化活動，以及著述都採用雅言，在吉禮、喪禮、賓禮、嘉禮的禮儀活動，以及《詩經》、《尚書》的教學，皆以雅言交流。漢代的《緯書》講

孔夫子作《爾雅》，這是我國聲形訓詁的原始著作，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為雅言字義書的始祖，由此發展出後來的許多雅書，如魏張揖的《廣雅》、宋陸佃的《埤雅》、明朱謀瑋的《駢雅》、方以智的《通雅》，後人將這些著作，稱為訓詁學，是解釋古書的一種學問。

我國的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民族在歷史的過程中，由於分分合合而產生了許多不勝枚舉的方言，歷代以來的主政者為了政令的通達，以及交流的順暢，於是漸漸形成通用的語言，從古至今逐步發展成熟。自商朝開始，就已經出現中原雅音。到了周朝，孔夫子面對來自各地不同口音的三千弟子，都是使用雅言講學的。隨著歷史的變遷，各朝代均有發展，漢晉之雅音、隋之《切韻》、唐之《唐韻》、宋之《廣韻》，元之大都話。直至明朝開始，以金陵雅言為基礎形成官方語言，形成了漢語的共同系統，後因朱棣遷都北京，明代的官話分為南北兩支，而以南京的官話為主導。到了清朝初期，南京官話仍為主流，直至雍正年間，定調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直至西元1955

年，才正式規定為國家通用的普通話。這是我國官方語言的演變過程，重要是便於互相間的溝通。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歌共305篇，原名為《詩》，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正式使用《詩經》之名。孔夫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詩經》中記述的內涵廣泛，有許多豐富的常識，因而要想在社會中與人交往，必須要學詩，才能與人有溝通的資料。但學詩，則要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詩經》共305篇，用一句話概括的說：『不能存有邪淫的念頭。』」

《尚書》，就是上古的書，又稱《書經》，記錄上古及夏、商、西周君臣之間的對話，近於文告、諭令、公文之類的記載，成為散文、記言體之祖。相傳《尚書》是孔夫子所編定，在其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的典籍，將上古時期的堯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時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料彙集在一起，經過認真篩選後，選出100篇，這就是百篇

《尚書》的由來，孔夫子用來教育學生，在儒家的思想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謂的「執禮」，就是有關當時社交禮儀，諸如在施行吉禮、喪禮、賓禮、嘉禮等場合的禮儀活動。

前車之鑑，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古人的經驗，可為後人學習的資料，因而有空多看看古聖先賢所留下的經典，這些都是智慧的結晶，從中可以找到待人處事的寶貴資料，作為時時刻刻在在處處的座右銘。古德有《拾取受忘》善文一篇，不妨常體會：

拾一味道心，行道化愚迷；
取一份真誠，行道施法雨；
受一點感動，行道三不離；
忘一點苦楚，行道德風被。

23 葉公問子路

【原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打聽孔子消息　請教子路相關底細
學生子路不予回應　葉公心中變成了迷

葉公向子路打聽孔夫子的情形，子路卻不回答。

葉（讀社）是一個地名，屬於春秋時楚國的領地，在今河南省葉縣。葉公是指當時楚國葉邑的縣尹，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是楚莊王的玄孫，在楚平王及楚昭王時，擔任左司馬沈尹戌的兒子。楚惠王二年（西元前487年），當時楚令尹子西，想要在吳地，召見楚太子建的兒子叫勝，當時勝是擔任吳楚邊境的白邑宰，又稱為白公。當時葉公認為白公是一位狡詐而會叛亂的人，於是勸告子西不要，然而子西不

聽，認為白公是位有信且有勇的人，所以召見他。後來白公作亂而殺了子西，劫走了楚惠王。葉公在蔡地聽到後，舉兵討伐，白公逃入山中自縊而亡，使得楚惠王順利復位。

依據漢朝劉向的《新序‧雜事五》記載：葉公喜好龍，凡是平時寫字、雕刻的東西，還有家中的雕飾，都離不開與龍有關係。天上的龍被他的行為所感動，於是親自下臨，來到他的家中，龍頭就貼在窗邊窺視，龍的身尾就纏繞在他的家室。葉公看到後，嚇得失魂落魄，拼命地往外奔走，大驚失色，六神無主。由此可見，他不是真正喜歡龍，只是喜歡龍的名相，並非真正喜歡龍的本身，因而看到真龍之後，顯得十分害怕，所以後人以「葉公好龍」的成語，來形容表面上喜歡某種事物，實際上並不是真正喜歡的情形。

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年），當時孔夫子六十三歲，當他帶著學生周遊列國，路過葉邑時，受到葉公的禮遇。依據《論語‧子路篇》的記載，有一次，葉公向孔夫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夫子回答說：

「如果能夠讓鄰近的人感到喜悅，那遠方的人就會聞風主動前來歸附。」又有一次，與孔夫子閒聊時，葉公告訴孔夫子說：「我們鄉里中有個直率的人，他的父親偷羊，兒子去官府檢舉父親。」孔夫子卻告訴他說：「我們的鄉里中直率的人，他的作法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的精神就在其中了。」

可見一般人與聖賢對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果不能從有為進入無為的領域，是無法理解聖人的英明睿智。也正因如此，葉公對於孔夫子的為人處事未能十分清楚，於是在此章向子路詢問孔夫子的為人。然而子路唯恐說錯，所以沒有回答，這是對老師的一種尊重，也深怕自己魯莽的個性，給老師帶來麻煩。同時孔夫子也一再的提醒他，有如在《論語．為政篇》教誨子路說：「仲由啊！平時對你耳提面命的教導，你能明白嗎？明白就說明白，不明白就說不明白，最後能弄明白，才能成為一位有智慧的人。」但無論如何，子路維護老師的安危與名譽，總是不遺餘力，這從《論語．雍也篇》的一則記載可

知：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春天，孔夫子再次到衛國，有一天衛靈公夫人南子派遣使者來邀請夫子，夫子應邀前往。由於南子的淫行，為當時人所詬病，子路不解其中的原因，又怕老師的名譽受損，因而感到非常的不高興。逼得孔夫子發誓說：「我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老天爺會厭棄我的，老天爺必定會厭棄我的。」可見子路個性的率直，以及忠心耿耿維護老師，在言行上表露無遺。

聖人的出世，其實是在示現隨緣了舊業的方法，讓我們有緣遇到聖人的教化，以找回自己的本性。今有往聖所傳《體天應人》，有心想要回歸本位的修道士，將是有很大的幫助：

淡泊是寧靜的河流，行過塵紅，走向遠廓的涵泳；
智慧是天真的本容，黜華崇實，了無得失的清明；
感恩是博厚的大地，深藏蘊蓄，無私無我的佈德；
修道是自然的體現，體天應人，不沾不滯的隨緣；
孝順是經天緯地的樞紐，萬善之首立身處世的根由。

24 不知老將至

【原文】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孔子知後告訴子路　為何不說平時所處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至他無所圖

孔子對子路說：「你為何不說：『他的為人啊！當他發憤求學的時候，已經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當他快樂的時候，就連自己衰老都不知道，就是如此而已。』」

在文中孔夫子所言，正是藉著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平時作為，經常在發憤做事的時候，無論是讀書，或專注於一件事情的研究，就會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當有所心得或收穫時，經常是快樂而忘記了憂

愁，不知道時間過得那麼快，一轉眼連自己老了都不知道。這是專注深入其境的人，經常會發生的事情，有時會被解釋太迷了。然而迷與悟，對於不同觀念的人解釋，經常會有所不同。

世人對於追求名利情，不餘遺力，也會有廢寢忘食，樂在其中的感覺，然而聖佛認為這是世人被凡塵所迷惑了。如果世人看清紅塵有所覺悟，而不再專心於俗務的追求，全心全力注重於心性的淨化，凡夫也會說他們太迷了。因而對於迷與悟，各有不同的解讀。其實這是有為法與無為法的問題，如果已經修至無為法，就不起煩惱心與分別心，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一切都能隨機應變，自己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切都能依從真理大道行事，從來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一切隨緣自在，不與人爭論，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但尚在有為法境界的人，一切假相未能看破，不知無為法的至境，卻妄加批評，於事又何益呢？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猶如解讀經典，初學者只在文字解釋上下功夫，對於聖佛所著經

典的智慧內涵，不能有所領悟，卻只在皮毛下功夫，就認為自己都知道了，這怎能與深入經藏精髓的證悟者同日而語呢？如同本篇前面孔夫子在齊國，聽到虞舜的《韶樂》，能夠樂在其中，甚至三月不知道肉味，這如果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怎能了解其中的感受呢？對於沒有音樂素養的人，怎會有如此的感受呢？

孔夫子的素養已到無為之境，所以能稱聖，能入淨空之境而不執著於空，這與凡人的迷又有何不同呢？凡人沉迷而至忘記一切，等到沉迷的條件不在時，隨即生出煩惱心，聖佛處於任何境界，皆能逍遙自在，不執著於有也不執著於空，能做到隨緣自在，不被時空的背景所束縛。這種境界並非子路或葉公所能領會得到的，因而只能孔夫子自己在事後表達，他為人處事的境界了。

迷者迷惑於外境，悟者覺醒於內心，向外追逐一切假相，必然落入無窮的煩惱與輪迴，讓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紅塵慾望所濁辱，從此流浪於生死輪迴，長劫沉淪於苦海之中，永遠失去回歸真理大道

的機會。唯有學習聖佛，從人間的假相中覺醒，才知道修道唯有修心一途，修心就是在淨化心性，才能找回本性。可見能讓孔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事情，唯一就是找回自己的本性。

修心在於淨心，方法很多，卻都是在心性上下功夫，離心就找不回本性。古聖有《六心行》之文，可提供修道士修心之道：

心行佈施捨煩惱，甘露遍十方；
心行持戒樂行善，清心品蓮香；
心行忍辱常住安，善解諸法相；
心行精進不退轉，琢磨煉金剛；
心行禪定隨緣化，人間一菩薩；
心行般若癡愚斷，不離世間法。

25 敏以求之者

【原文】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非生即知孔子自述　盡心努力敏而好古
求學精神就是如此　不斷學習經常反顧

孔夫子說：「我並非天生就知道這些道理，只是喜歡研究古代的文獻或古代聖賢的智慧，努力去探求所得來的。」

自古聖賢仙佛本是凡人修成，只是往聖諸佛仙真，沒有一位不經過許多的考驗而成就的。人人本具佛性，下降人間歷劫以印證本性是否還存在，然而大多數的人禁不起五濁世界的考驗，從此沉淪於此未能出離。因而來到人間，如果受到名利情的誘惑，必然無法脫離因

緣果法的糾纏，這是不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以無法修身，身心已亂，當然就難以保全性命。既然來到人間，人人都是平等的，必須從頭開始修起，所以《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為知之至也。」

知本只為喚醒本具的真誠，這是修道的極致，所以《中庸》載：「誠者，天之道也。」，又載：「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禍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又載：「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真誠是本性本具的功能，所有想要在修道路上有成就者，必須要注重的最重要課題，是找回本性為依歸。

世人最初來自於大道，大道賦予人人真誠的本性，這是最古老的源頭，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就是要我們找回本性，回歸大道的本體。孔夫子也很誠懇而實際的說明其學習的過程，首先謙虛的說，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生而知之，乃是喜好而勤敏的，去精研古聖先賢所留下的聖典，從中去追尋至誠的本性。因而在《大學》教導我們誠意的方法：「所謂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自己，有如厭惡難聞的東西，有如喜好美好的形色，乃是自性的流露，法喜充滿，知足常樂的心境。所以品德良好的君子，必須謹慎於內心未顯時的缺失，在未顯露於外時，就要做好慎獨的功夫。」

佛、聖、仙，都是純樸本性的稱呼，尚有許多同等的稱語，其實所言的意境是相同的，只是各宗教團體習慣用法不同而已。前輩

有《學佛十要》，指導我們修佛就是修心，使能回歸真誠而清淨的本性：

01學佛必忠實
02學佛必孝順友愛
03學佛必不貪污卑鄙
04學佛必不自私自利
05學佛必具大智慧
06學佛必恭敬莊嚴
07學佛必肯損己利人
08學佛必輕財遠色
09學佛必終生歡喜
10學佛必救濟眾生

26 怪力與亂神

【原文】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者孔子從不談論　怪誕奇異暴力學問
以及悖亂鬼神之事　唯恐此事亂了方寸

孔夫子平時不談論，有關怪異、暴力、背亂、鬼神等事情。

實事求是乃是做人的基本態度，尤其是欲成就智慧超凡的聖賢，更是不可缺乏的條件。因而不切合實際的話不會去談，不務實際的事不會去做。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的自述中說：「我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志於求得聖賢之學；三十歲在品德學術上，就頗有成就能立足於社會；四十歲時就能夠明理，通達人情事故而無所疑惑；五十歲時就能夠知道，上天所賦予的使命；六十歲時就能夠在聽到任何事

情，都能夠保持心平氣和；七十歲時能做到隨心所欲，心安理得，做事能守中庸之道，而且不逾越規矩。」由此可見，孔夫子一生的作為，從不虛假，所以在一生當中，不談論怪力亂神的事情。由於這些事情關係重大，並非在任何場合、時機，可以對任何人去談論的，所以說「不語」，而不是說沒有這些事情，只是要在對的時機、場合，對合適的人談論，才不至於發生誤會，讓人有想入非非，且產生誤導的情形。

就事實而言，人間怪力亂神的流傳，自古至今從不間斷，是有是無是真是假，各有不同的說法。然而這些事情都是有因果關係的，如果能夠深信因果，運用智慧去了解其中的真相，自然就不會過度迷信，或者完全不信等過與不及的情形。怪異的產生，是由於不明就裡，沒有智慧去判斷，真正了解其因果關係，只好說是怪異，如同古代的神話傳說，有時是真有其事，只是時過境遷，如今不復存在，或者已經少見而已。暴力與混亂之事，歷史上經常會發生，也都有其因

果關係，如果善用，可以喚醒人心止惡向善，如果惡用，變成散播謠言而使人心惶惶，實在沒有必要，所以「子不語」。

關於鬼神之事，更是在人間繪影繪聲，經常傳得沸沸揚揚。孔夫子對於鬼神的態度，在《論語．雍也篇》回答樊遲問知時說：「全力教導老百姓，做事要合乎道義，尊敬鬼神，但要遠離迷信，可以說是明智了。」又在《論語．先進篇》回答季路問事鬼神時說：「未能將人事奉好，怎能將鬼神事奉好呢？」可見孔夫子對於鬼神，沒有說祂們不存在，而是以實際的方法，要尊重而不迷信，要先尊敬人，才知道如何尊敬鬼神。夫子又在《中庸》說：「鬼神的德行，可說非常盛大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卻都體現在萬物上，使人無法離開祂。」因此使得天下的人，都以齋戒沐浴的清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與祭祀的大典，鬼神的聖德，讓我們感覺到，就如同在頭頂上，如同在我們左右。可見孔夫子對鬼神的態度，是屬於真誠而不迷信。

許多大道的真相，並非用語言可以表達的，但卻需要用語言表達，因而對於聖佛的話語，要多參悟，才得以明理。古聖有《不嫌多》一文可參究：

啟發眾生的話語不嫌多，只怕話語中帶斥責；
溫馨體貼的關懷不嫌多，只怕關懷中帶偏私；
提醒勸告的諫言不嫌多，只怕諫言中帶輕蔑；
開荒助道的佈施不嫌多，只怕佈施中帶居功；
策劃推動的想法不嫌多，只怕想法中帶自我；
前後顯隱的付出不嫌多，只怕付出中帶怨尤；
典謨訓誥的參研不嫌多，只怕參研中帶執著；
經驗見聞的增長不嫌多，只怕增長中帶高傲；
承擔開創的愿力不嫌多，只怕愿力中帶奢求；
人才棟樑的培育不嫌多，只怕培育中帶俗氣。

27 必有我師焉

【原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子平時觀察事情　仔細深入三人同行
其中必有可為我師　如此行事必能看清

孔夫子說：三個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人是我可以效法的地方，成為我的老師。

俗語說：「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句話乃出自唐朝詩仙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既然有機會當人，就必須善盡為人的責任，用盡一生的力量，找回自己的本性。找回本性

的方法，就是在平時生活中，找回本性本有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八德。

唐朝文學家韓愈在《師說》說：「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夫子曾經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老師。郯子等人，他們的賢德及不上孔夫子。孔夫子在《論語》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因此，弟子不一定比不上老師，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後次序，在學術、技藝方面各有專長，不過如此罷了。」所謂的「三人」，或者指不特定的三人，或者稱為多人，因各有所長，只要我們認真去觀察，每個人都有值得我們學習或警惕的地方。

世人的行為有善惡的對立現象，而且人人都會遇到，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只有勇敢面對善巧應變，始能得到圓滿的結局，才是最好而有智慧的選擇。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七章教導我們：「運用大道的至善原理，當用於行事時，可以不留痕跡；當用於言說時，可以沒有瑕疵；當用於謀事時，可以不預先籌畫而能圓事；當決心關閉心

門，使六賊不能打開，不致造成心性的困擾；當堅定信心時，讓任何引誘都不能發生作用，以免造成傷害本性。聖人經常善用至善的本性救人，心中不起人我的分別，所以不曾放棄任何一個人；經常善於救物，心中不起物我的分別，所以不曾放棄任何物。這就是承襲光明的本性，所展現的功能。因而善人可以成為不善人的老師，不善人可以成為善人的借鏡，互相造就，相輔相成。如果不懂得以善人為師，不懂得以不善人為借鏡，雖然聲稱有智慧，其實還是大迷糊，這就是所謂善用的要訣。」

「來」字乃十字架上有三個人，十字是真理大道的象徵，中間一人為真人，可稱為人的本性；旁邊代表旁門左道之人，可稱為人的習性，猶如坎卦，一陽爻在二陰爻之間，坎為水，表示人的本性降生人間的苦海中磨練，能夠出離就可解脫回天。這「來」字，又如在人的面上，兩眼為靈魂之窗，經常為看外境的形色而使心中真氣能量流失，又稱為六賊之一，以表習性。世人因受到習性的污染，所以不能

回天，必須求得明師取得口訣，努力實踐，才能使靈性得到真正的解脫。然而真正的明師就是三者中的本性，必須喚醒才能得救。

古聖有《雕琢圓滿人格》，可幫我們找回本性：

琢雕著圓滿的人格，受教歡喜甘願；
依循著常存的天理，引渡示立標竿；
忍耐著艱苦的過程，內德涵養修煉；
揮灑著含笑的血淚，命運扭轉改變；
銘記著諸佛的規箴，天聽民聽助緣；
攜帶著泰然的氣量，快樂外功勤建；
包容著無知的詆毀，且安心消罪愆；
效法著菩薩的宏慈，為法捨身奉獻；
緊繫著一脈的薪火，正念不倚不偏；
擔負著眾生的慧命，謹慎二六時間。

28 擇善而從之

【原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夫子繼續說明此事　擇其善者加以實施
其不善者加以改之　有此作法眾人皆師

孔夫子繼續分析說：我從其中選擇好的去學習，其中不好的加以改善。

求學的方式，除了要博學多聞之外，審問、慎思、明辨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才能從中發掘何者為善，是為可用，當要篤行以落實，何者為不善，是不可用，必須加以改善，以免博學卻浪費時間，廣用卻無所助益。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告訴我們：「見到才德兼備的賢人，就要想辦法跟他學習，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他一樣。見到

才德不好的人，自己就要引以為戒，自我反省改善，以免犯同樣的錯誤。」如此才能隨緣了舊業，不再造新殃，才有機會從輪迴中解脫。

《大學》載：「堯帝和舜帝以仁愛來統治天下，老百姓就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愛於平時的生活中。夏桀和商紂以凶暴的方法來統治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於是在平時的生活中變得凶暴無理。統治者的命令，違反了天性所具有的好生之德，老百姓自然不會服從。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須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地要求別人明白，還強迫他去實踐，那是不可能的。」堯舜的作風，是引導我們走向聖賢之路；桀紂的惡行，是引領我們走向邪惡之路。何者可學，何者不可學，當可立判。

擇善而從，讓我們從危險的邊緣脫離，走向光明的大道，可引導我們脫離三惡道走向三善道，甚至於脫離六道輪迴而回歸性初；遇

不善不改而從之，必然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災難。九天玄女在《啟智真經・解脫災劫章第三》分析說：「一切災殃，均由世俗造孽而來；水火刀兵，皆從人心造惡所致。災劫皆由心所造，而不知解脫之門，受苦不盡，實可悲傷也。欲要世宇清寧，眾生須無惡業；希求人口安泰，黎庶應有善功。一意立德而格神意，瘟疫自滅；一心行善而格天心，災劫自消。凡有益於人，勿謂善小而不為；若有害於世，莫云惡小而可作。積善之家，吉星普照；為惡之人，凶曜降臨。欲脫災劫，必須行善，遵守聖賢之訓，順從天地之理。發大慈悲，救人救己；立宏善願，濟貧濟困。能知懺悔前非，必獲上蒼恩赦，自能解脫災劫也。」可見擇善而從，有不善及時修改，乃是趨吉避凶之道。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九章指導我們要回歸本性以得長生之道，必須依從真理大道行事，他說：「修道士平時要能修養自己以順從天理，在『嗇』字下功夫。此『嗇』就是要我們去除不良習氣的障礙，才能回歸本性，修道必須從及早收斂習性，以淨化本性，使臣服

於本性，才是早服之道。」如此才能累積大功德以圓滿人道，開啟本性中無窮的智慧之後，才有機會回歸天道。這乃是得力於平時擇善固執，以清除不善，立下良好的修道基礎。

如何從凡界進入天界，從凡夫俗子變成聖賢仙佛，實是修道士的期待。古德有《仁人志士》的好文，可為修道士的指導：

凡夫俗子，為紅塵權貴而賣命，為恩怨情仇而執著，俗志也；
莘莘學子，為充實進取而奮鬥，為回饋父母而自強，大志也；
慈愛善士，為貧寒困者而佈施，為孤寡無孤而生憐，善志也；
仁人志士，為修心養性而持戒，為了愿贖罪而行功，壯志也；
清靜賢者，為弘法利生而勞心，為傳道挽劫而犧牲，尚志也；
無為聖者，為苦難佛子而擔待，為普渡收圓而降世，聖志也。

29 天生德於予

【原文】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旅宋遇到桓魋　破壞樹下設壇聚會
上天賦我天性美德　桓魋如何將我摧毀

孔夫子說：「上天賦予我天性的美德，司馬桓魋又能把我怎樣呢？」

桓魋，姓向名魋，桓為其族氏，宋景公頭曼在位時，桓魋為宋國的大夫，擔任司馬職務，掌理軍事行政。依據《左傳》記載，桓魋有兄弟五人，老大向巢擔任宋國左師，是名義上的軍隊統帥；老二桓魋為司馬，握有兵馬實權；老三子牛（司馬牛）為貴族，是孔夫子的學生，擔任大夫之職；老四子頎（讀其）和老五子車，跟隨在老二桓魋

身邊做事，也是當時威名顯赫的人物。最初桓魋頗受宋景公寵信，由於生活奢華，又過於跋扈，自恃擁有宋國的大權，有時公然與宋景公分庭抗禮，因而得罪宋景公。魯定公十年（西元前500年），司馬牛的哥哥桓魋叛亂，他的大哥向巢率兵攻打，桓魋不敵，逃到齊國，齊卿陳成子委任他當次卿，司馬牛不願意和他同朝，辭職到吳國去，吳國因其家族惡名昭彰，不接納他當官，司馬牛乃向北走返回魯國。當時趙簡子、陳文子仰慕他的賢名，分別要召他當官，但司馬牛已死於城門之外。

此章的故事，依據《史記》的記載，有關「孔子過宋，桓魋惡之」的史料。宋景公二十五年，也就是周敬王二十八年（西元前492年），孔夫子帶領一群學生周遊列國，當離開衛國，經過曹國，要到宋國去的途中，孔夫子與學生在一棵大樹下演禮，桓魋非常討厭孔夫子，於是藉機要殺他，並將大樹拔掉。在緊急的當下，顏回勸老師趕快離開，以免遭到不測。但夫子卻不慌不忙的說：「老天爺將救人救

世的天命交給我，桓魋的凶暴行為又能對我如何呢？」後來孔夫子在學生的陪同下，變裝離開宋國到鄭國去。這是孔夫子深信天命，深信因果，深信大道，因而平時的行為，可以做到無憂無懼、不厭不倦、大公無私，才會有如此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

古德說：「世亂出聖人，國亂出忠臣，家貧出孝子。」自古以來聖賢仙佛的成就，無不是經過千錘百鍊，而能屹立不搖行於中道者。孔夫子也是如此，在一生當中，除了上述「削跡伐檀」外，還有「匡地遇難」、「陳蔡絕糧」等事蹟的磨練。關於「匡地遇難」，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西元前496年，孔夫子帶領弟子從衛國要到陳國，當路過匡地時，被當地人誤以為是陽貨，當地的主宰簡子馬上率領軍隊，披上鎧甲，將他團團圍困。師生因而失散，等到脫困後，顏淵最後回來，夫子擔心地說：「我以為你死了。」顏淵說：「老師還健在，我怎敢先死呢？」由此可見師生互相關懷的感情，表露於言行之中。關於「陳蔡絕糧」，依據《論語・衛靈公篇》記載，西元前

489年，吳國攻打陳國，孔夫子率領學生避難，在陳國與蔡國之間的負函（今河南信陽），糧盡乏食，只好煮野菜吃。隨從的學生大多病倒了，提不起精神，子路心中惆悵來見夫子說：「君子也會遇到困窮嗎？」孔夫子說：「君子在遇到困窮時，仍能固守正道，小人遇到困窮，就反道敗德了。」

經一事長一智，藉境以問心，藉假以修真，可以轉識以成智，自古以來欲成為人上人，就必須吃得苦中苦。往聖有《智者》之文，可供修行參考：

智者從無常了悟人生，明辨真假，發心修道，愚者反之；

智者從報應省察因果，改惡向善，發心行功，愚者反之；

智者從劫難啟發悲憫，拔苦施樂，發心濟眾，愚者反之；

智者從貧賤學習忍辱，自立自強，發心向善，愚者反之；

智者從富貴知止淡薄，謙卑好禮，發心廣濟，愚者反之；

智者從失敗領受經驗，鑑往察來，發心奮鬥，愚者反之。

30 吾無隱乎爾

【原文】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弟以為夫子隱瞞　孔子坦言無所不談
無所隱瞞孔丘性格　師生之間無所不參

孔夫子說：「同學們，你們以為我對你們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從來不隱瞞，我沒有一件事情對你們不公開的，這是我做人的原則啊！」

誠信是本性自然地流露，凡是光明正大的人，待人處事從來依憑著良心做事，從來不虛假，必定坦然與人相處，依據誠信的原則。儒家乃以倡導人倫為主要，因而《大學》談道，《中庸》述理，都以開

發本性闡揚誠信為主軸。茲將《論語》中談及「信」的各篇章列述，以供大家參考，從中可以更可理解誠信的重要。

《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又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為政篇》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路篇》子曰：「言必信，行必果。」

《衛靈公篇》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誠信是做人做事必須要遵守的原則，有了誠信，才能獲得他人的信任，往後才能越來越有共識，如此才能得到人助天助，遇到困難，才能突破，一路順遂。孔夫子在平常與學生的相處當中，從不隱瞞，這就是誠信的表現，因而學生受其教化，才能夠有良好成績，給當時的社會，培養出優秀的人才，這都是出自誠信之功。

修道修心，表現在誠心上，誠心其實就是淨心的表現，能夠適時給人安心。先哲有《給予》一文，不妨在平時生活中多加學習：

給予關懷恤孤憐貧不吝，
給予體諒將心比心不嫌，
給予尊敬少攙老敬不欺，
給予厚德輔幼佐賢不棄，
給予鼓掌心喜施捨不求，

給予勵輔居仁博愛不私，
給予引導箴戒語言不數，
給予真情重誠意則不虛，
給予包容義量作為不枉，
給予光明恢廓信篤不詐，
給予讚美能相佈德不嫉，
給予幫助交互精進不懈，
給予動力行忠恕寬不輟，
給予浩氣和合團結不傲，
給予正念奉道同志不廢，
給予幸福入孝出悌不倦，
給予平安濟世渡人不斷。

31 文行與忠信

【原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孔子教學四個項目　文章典籍德行純樸
存心忠誠處事合理　信實不欺義無反顧

孔夫子經常以四種項目來教導學生：就是文章典籍、德行實踐、存心忠誠、信實不欺。

《管子・權修》載：「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這句話比喻培養人才非常不容易，或者說明培育人才才是長久之計，這就是如今成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出處，清朝梁章鉅首先寫在《楹聯叢話・卷五・廨宇》之文中。自古以來，人類文明的發展，來自於教育培養人才。教育除了能

讓人增長知識、學習技術之外，更能開發智慧，培養品德，使社會能夠更進步繁榮而且安詳健全。教育使人從不知到知，從不能到能，從不明到明，讓我們博學多聞，更能夠圓滿融通，不但讓我們的生活改善，更讓我們的品德提升，不但讓社會安定，更能讓未來有美好的願景，這都是來自於教育的功能。

然而教育除了充實外在的知識之外，更重要進一步開啟內在的智慧。知識讓我們能在名利上有成就，智慧讓我們正確使用名利，使得知識產生更好的價值。知識屬於有為的層面，可讓我們增添許多人間的光彩；智慧使我們進入無為的領域，讓我們與大道的根源更為接近。因而教育中，包括有為的知識與無為的智慧，可說鉅細靡遺，無所不包。小自凡人的平時生活，大至聖人的盛德，無一不是來自教育的功能。

誠如《中庸》所載：「真是偉大啊！聖人所推行的正道，浩瀚無邊，能生發養育萬物，其德與天一樣崇高，而且充足有餘。三百則的

禮儀，三千則的威儀，這些都有待於聖人來實行。所以說，如果沒有至高的品德，就不能成就至高的大道。因此君子要能尊崇道德修養，而且要在正道上去追求學習，使能達到廣博的境界，而且極盡細微之處；又要洞察及高深之處，而且要奉行中庸之道。不但要溫習舊的功課，還要不斷學習新的學識，隨時要以誠敬的心，奉行禮節。如此才能做到，身居上位不驕傲，身居下位不反背。國家政治上軌道時，他的言論足以振興國家；國家政治混亂時，他的沉默足以保護國家。《詩經・大雅・烝民》說：『既是明智，又能通達事理，可以保有自身。』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教育的功能，最起碼可以明哲保身，擴而大之，還可以兼善天下。因此，孔夫子對於教育非常重視，尤其對於文、行、忠、信這四個方面。

「文」可以載道，許多古代典章制度、聖賢典籍，其中蘊藏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甚至於引導我們圓滿人道以達天道的訣竅。「行」道積德，才能充實智慧的能量，讓我們有足夠的覺察力，正確找到圓

滿處理事情的方法，了業與了愿。「忠」於良心，才不會胡作非為而造下惡業，「忠」於職務，才能真誠為國為民服務，隨緣了舊業，不再造新殃。「信」為道源功德母，能夠長養諸善根，圓滿諸善法，成就諸善事，圓滿人道成就天道。

大自然都是廣長舌，只要我們能靜下心來傾聽觀察，不難體會到許多人生的大道理。然而世人因忙於追求生活，往往心往外狂奔而忘了反思，不知道有時反思的利益，常常大於外求。古德有《常思》一篇，提供我們在生活中，在遇到困境時，可做我們突破困境的妙方：

常思命運坎坷，自不得不積善德；常思度日艱苦，自不得不持勤儉；

常思歲月無情，自不得不惜光陰；常思無常迅速，自不得不誠修道；

常思世態炎涼，自不得不奮志氣；常思人心惟危，自不得不興教化；

常思災劫苦果，自不得不移風俗；常思因果報應，自不得不斷惡業；

常思天網難逃，自不得不嚴戒律。

32 聖人不得見

【原文】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孔子有說聖人難見　人心不古大道難顯
得見君子已屬難得　聖人之德實難顯現

孔夫子說：「德行圓滿的聖人，我是無法看到了，能夠看到品德優良的君子，就已經可以了。」

屈原的《卜居》載：「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這話在比喻人各有長處和短處，各有所適，各有所取。因而對於周圍的一切人事物，當要知道善用，自然能得其利而去其弊。在有形的人間生活，當要用有為法去

面對，卻要以無為法來引導，才得以靈活應用，使得在人間能活得快樂與自在。自古以來，有許多聖哲留下名言聖典，只要我們能明其要旨，以及其所表達的真諦，並善為應用，自可從中獲得好的建議。然而就事實而言，對於同樣一句話，每個人因智慧不同，所以見解也不同，因而有「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的說法。

又對於寸是長還是短，如果沒有比較，怎能知道長短呢？那到底是長好還是短好呢？那就要看是否適用，只要能夠適用，長也好短也好；不能夠適用，長也不好短也不好。可見人間的一切都是中性的，任何的人事物，只要能善用，都是好的，不能善用，都是不好的。天下間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是以能夠深明道理隨機應變，以達到圓融無礙的，可以稱為有智慧。

孔夫子在於一生的教化中，有使用聖人、君子、賢人、善人、有恆者、有志者⋯等等名詞，而且在出現的地方都有其特別的涵義，因而要探討其中的真諦，必須要用心去探究，才能有所獲得，以免混淆

其中的涵義。但無論如何，這些名詞都是在表達人性善良的一面，只是在層次上的不同而已，所以須菩提在《金剛經・無得無說分第七》說：「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是法、是非法、是非非法，都因世人在面對人事物時，所展現智慧能力而定，各依不同的智慧而有不同的看法與做法，當然結果要自己承擔。

聖賢仙佛本是凡人做，因為人人都具有一顆至善的本性，只因凡塵妄執的程度不同而已，聖佛本性清淨無瑕，菩薩、君子、賢人、善人、有恆者、有志者，可說正向聖佛的境界學習接近，但因個人的修為不同，其與大道根源的至善地之間的距離，會有遠近的差距。孔夫子說法仁慈，循循善誘，所以先說聖人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未能到達，能做到君子也算不錯了。向來良好的教育，並非是強迫而來，而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善加鼓勵，以啟發智慧，才是正確的

方法。

修道之事必以誠心，用心體會努力實踐，才能夠達到目標。往聖有《人生十不》好文一篇，可為我們平時生活修道的座右銘：

睿智的人看得透，故不爭；
捨得的人放得下，故不憂；
淡泊的人能明志，故不癡；
知足的人常快樂，故不老；
寧靜的人行致遠，故不折；
有德的人品謙牧，故不孤；
豁達的人常轉念，故不躁；
先機的人握分秒，故不誤；
活潑的人通權變，故不滯；
明理的人行上學，故不執。

33 得見有恆者

【原文】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夫子又言難見善人　由於說話不負責任
言而有信永恆不變　如此善人可見性本

孔夫子說：「心地善良的善人，我是無法看到了，能夠看到有恆心的人，就已經可以了。」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人人本來都具有一顆善良的本性，由於來到人間日久，受到環境的污染，因而沾染不良的習性，從此各有個性，因而漸行漸遠，難以有共識，分別就越來越大，感情就越來越複雜，互相衝突的機會就越來越多，社

會的混亂也從此開始。習性使人變壞變惡，如果不加以教育，經常囑咐，淨化心性，回復天真本性，社會是難以平靜的。所以《三字經》接著說：「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孔夫子感嘆看不到善人，是由於習性驅使，使人性變惡。如今唯有從事教化的工作，充實道德觀念，以挽救人心，掃除不良習性，以回歸善良的本性，成為一個好人，所以能以教育來淨化人心，也是值得讚賞的事情。教育的方法，最可貴的是在專，也就是要專心有恆心。

俗語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菩提般若的本性，人人本來具有，只因心受蒙蔽，不能自我覺悟，所以必須靠善知識開導，才得以照見本性，因此諸聖仙佛才留下諸多的經典，以及教化的方法，都是為了喚醒世人的本性，只要能夠喚醒，努力修行淨化本性，就能與諸聖仙佛一樣。所有的道理，本性具足，只因累世被塵境所迷惑，所以不能覺醒，就必須要透過教育的功能，付諸於實踐，才能回歸本性。修道修心，方法要正確，向內醒心，去除

妄想執著，長此以往，永恆其事，終有一天能夠到達。向外求佛求法，方法錯誤，漸行漸遠，離道愈遠，永沉苦海，難以出離。

久積習性，一時要改，恐不容易，必須循序漸進，持恆以往，於是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告訴我們改過的方法：「不必要求做到完全沒有過失，而只要求能減少過失；不必要求能做到減少過失，而只要求能夠懺悔過失；不必要求能做到懺悔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改過。只要知道改過，進而能夠悔過；由於知道悔過，進而能減少過失；由於能夠減少過失，就能夠做到沒有過失。從此下手，勉力去做，救己就能夠達到心安了，這就是能夠從困難中求取容易的方法。孔聖人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有過而不改過，才是真正的過。』如今我所希望的，無論如何憂懼，無論如何詳明？只要犯了口過，事後馬上知道了，就應該不要重蹈覆轍；只要犯了身過，事後已經察覺，就不要再重返迷途。已經過去的事，無法再勸阻，未來的事，還是可以追及的。」要有信心改過，持之以恆，成就善人、聖

人、仙佛，又有何困難呢？

《修道十二要》是古佛給修道士的一服金丹妙藥，不妨試試：

道要修，越修越無我，無我無求品自得；
本要紮，越紮越鞏固，鞏固基層務實籌；
路要走，越走越寬闊，寬闊藍圖原來酬；
德要培，越培越昇華，昇華見性棒頭喝；
理要明，越明越解惑，解惑授業聖業謀；
禮要學，越學越謙牧，謙牧雍容仁風播；
處要公，越公越正義，正義擎天感恩叩；
事要辦，越辦越圓融，圓融反觀自誠守；
量要宏，越宏越敦厚，敦厚氣魄苦耕耨；
規要循，越循越和合，和合道場眾志投；
則要立，越立越穩著，穩著宗旨大同荷；
督要謹，越謹越慎嚴，慎嚴三毒執著捨。

34 難乎有恆矣

【原文】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夫子續言難見有恆　品學不足自謂有成
亡虛曰有更稱盈泰　如此作為有恆怎稱

孔夫子又說：「沒有品德學養而自以為有，品德學養空虛不實而自以為盈滿，品德學養不足而自以為盛多，這種沒有操守的人，是很難有恆心的。」

修道修心，首要誠心，心不誠信，難以有恆，如何找回善心以達於至善的本性呢？人貴有自知之明，自己的品德修為，是自己要經營的事，不得假手於他人，必須要經常自我反省，有錯即改，善莫大焉，豈可以無為有，自欺欺人，終究讓人看清嘴臉而遭唾棄。品德修

養如果空虛，深恐別人看不起，卻偽裝成盈滿，等到漏洞百出，不是更為丟臉嗎？學養品德不足，就應該努力去充實，不應該打腫臉充胖子，如此將是無濟於事而自暴其短。諸如此類的人，通常想抄短線以速成，希望得到別人的稱讚，因而在做人做事方面，經常不務實際，喜歡沽名釣譽，先聲奪人，難有恒心。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回答子夏問政時說：「做事不可以要求速成，不可以只顧小利，想要快速就不容易達成目標，只顧小利，那大事就不能成就。」

《易經・乾卦》的《大象》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平時要效法天行健的德行，才能夠自強不息去完成任務，這是做事情有恒心的表現。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南方人有一句話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恆心，就不可以當巫醫。』這一句話說得很好。《易經・恆卦・九三爻》說：『德行不恆常，可能要遭受被羞辱的後果。』」孔夫子說：「這個道理非常明顯，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可見平時的學習做事或從事品德學養，必須要有恆心，才能圓

滿完成任務以達標。

做事難以持有恆心，大都來自於心意沒有誠信所造成，因而《大學》說：「所謂的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自己，有如厭惡難聞的臭味，有如喜愛美好的形色，這就是所謂的自性流露，心安理得的心境。所以有道德修養的君子，必須要做好慎獨的功夫。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本來就不善良，因而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標，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坦蕩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害怕而躲藏遮掩，將其不良的言行遮蓋起來，盡力表現出善良的一面。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心思，在別人的眼中已經看得一清二楚，就如同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的作為又有何好處呢？這就是所謂的心中有誠信，必然表現在言行舉止上，所以君子必然做到慎獨的功夫。曾夫子說：『猶如十眼看著，十手指著，這是何等的莊嚴啊！』富有可以潤飾房屋，品德可以潤飾身心，心胸廣闊，體態自可安然，所以君子要誠其意。」能夠誠意，待人處事唯恐不周

全圓滿，必然全心全力以赴，直到完成為止。

恆心是出自內心的誠意，有了誠心努力，何事不能成就？修道修心，沒有恆心以修心，遇到障礙常會藉機轉向，或者藉理由半途而廢，讓自己一生想要脫離輪迴的志業無法持續，陷自己於萬古黑暗的苦海之中。自己沒有解脫的意志力，縱使得到神仙的幫助也無濟於事。古賢有《發心的動力》一文，可提供我們加強恆心：

初心善愿，以惻隱之心為動力；改惡遷善，以羞惡之心為動力；
敬老尊賢，以辭讓之心為動力；擇善固執，以是非之心為動力；
推誠相與，以反身而誠為動力；效聖法賢，以立德功言為動力；
降伏身心，以克己復禮為動力；立身行道，以孝悌之舉為動力；
報恩了愿，以財法雙施為動力；明道力行，以知止自治為動力；
撥亂反正，以弘法利生為動力；學修講辦，以謙恭和藹為動力。

35 子釣而不綱

【原文】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平常生活觀子行為　釣魚不網良心不虧
不射巢鳥使能安居　聖人言行天理不愧

孔夫子釣魚，但不撒網捕魚；射鳥，但不射在巢中休息的鳥。

天有好生之德，人當學天德以保有天性，使得良心永在，才得以逍遙自在的生活於人間。自古以來，釣魚與射鳥，或者是一種休閒活動，但也不能因自己的興趣而去傷害其他動物的性命，造成冤冤相報不斷輪迴的局面。孔夫子釣魚不捕魚，不射巢中休息的鳥，是要將傷害降到最低的作為。古有「網開三面」的故事，有一天成湯外出遊獵，看到野外有人四面張著網羅，並祝禱說：「希望從天上來的，

從地上來的，從四方來的，都進入我的羅網。」成湯聽了之後說：「唉！這樣會把禽獸都給打光了。」於是叫人撤去三面網羅，讓張羅的人祝禱說：「想往左邊走的，就往左邊走，想往右邊逃的，就往右邊逃。不聽從命令的，就進我的羅網吧！」諸侯聽到這件事後，都說：「湯真的是仁慈到極點了，連禽獸都受到他的恩澤。」成湯的三面解網，其布德施惠的政策贏得諸侯的信任，當時不少國家都歸附於他。這故事比喻作人要仁慈寬厚，要處處為人著想，給他人留一條生路。

孔夫子在文中所述釣魚而不以網捕魚，其作風與商湯「網開三面」有著同樣的仁慈。為人總要留一條生路給人，因此話不能說絕，事情不能做絕，不可以趕盡殺絕，斷人後路，將生生世世遭受斷子絕孫的慘報。孔夫子衡量世情，以身作則勸導世人少殺生，才不至於產生惡報。人要休息，萬物亦同，同理之心，同情之心，人皆有之，鳥獸棲息，亦當給予安心，以盡人心之善良，切不可在其安歇時讓其驚

惶失措，必有其報，當要小心。

誠如地藏菩薩在《地藏本願經・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說：「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中略）若遇畋獵恣情者，說驚狂喪命報。（中略）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中略）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太上感應篇》亦載：「苟有非義而動，以惡為能，陰賊良善，（中略）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中略）無故剪裁，非禮烹煮，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中略）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為善者，其功積多，家道日昌，壽元必長；為惡者，其過累多，災害常侵，壽元必短。關於壽元長短，皆是功果釀成。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未盡，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德未盡，德盡必滅。因果報應，善惡昭彰，近報自己，遠報子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天之風雲，來之難

料；人之禍福，由人自招。天佈不正之氣，施疫於人，當知改過而從善；人受無妄之災，獲罪於天，更須戒殺以愛物。天地至公，長養萬物；日月無私，普照眾生。天道至正，無親疏之別；人心明暗，有善惡之分。稽查功過，半點無差。所以人之一舉一動，天地皆知；是故心之一思一想，神明盡識。人間所犯罪惡如山，多是奸盜邪淫，並及忤逆劫殺。」因果不滅，定業難改，小心造業，招來禍患。

殺生造業，干擾犯怒，能行忠恕，心存善良，為人著想，自然禍離福來。古德有《修道之幸福》之善文，能施行者自然有福：

互相感恩，彼此成就，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提醒，彼此精進，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體諒，彼此包容，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關懷，彼此勉勵，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勸諫，彼此提攜，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禮讓，彼此推誠，是修道之幸福也。

36 有不知而作

【原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 夫子自述與人不同　有一些人事理不通
> 自以為是自己創作　我對事情必須弄懂

孔夫子說：大概有人不知事理，就去創作了，我不是這樣的人。

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不明白什麼是道，不知道道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清楚為何要修道，不瞭解如何修道，那怎能將道修得好呢？因此想要把道修好，必須事先做足準備，才得以修好道。

正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回答子貢問為仁之道時說：「工作要做得完善，必先準備好工具。在所居住之處，必要尊奉賢能的大夫，並與當地有賢德的人交往。」能親近善知識，可為修道鋪路。人

海茫茫，苦海無邊，雖然處處有真理，如果沒有明師的指引，恐怕是海底撈針、緣木求魚，怎有獲得成就的機會。生活在五光十色複雜的社會環境中，雖說到處有真理，但處處也佈滿了陷阱，只要一不小心，恐怕會誤入陷阱，永世難以出離。因此只要是明理的人，絕對不會糊里糊塗不明就裡，就到處亂闖，自以為聰明而自以為是，到處作為卻一無是處，以至於一無所成，聖如孔夫子，當然是不會這樣做的。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大凡事情，事先有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能事先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能事先準備，就不會後悔；修正道能事先定向，就不會窒礙難行。」有智慧的人做事，必定講求效果，絕對不會急就章馬虎行事，做沒有把握的事情。尤其不可能抱著僥倖的心態，以瞎貓碰死老鼠的方式行事，也不會如農夫不事耕作，把時間浪費在守株待兔上。一分耕耘便有一分的收穫，一分懶惰必有一分

的失敗。

自古以來，修身養性以找回本性，乃是修道士終身的願望，更是一生唯一的目標。儘管有許多凡夫俗子，以為追求豐厚的名利情為一生最大的成就，但真正明理的修道士，絕對不會在這三者上面下功夫，因為他知道，如果不修戒定慧而追逐名利情，必然沾染貪瞋癡三毒而與神聖仙佛無緣。而這一切都是心的作用，了解心為萬法之主宰，就不會背道而馳，置心性的淨化於不顧，卻用錯心向外追求身外之物，如此就太唐突而沒有智慧了。

修道不可不明事理而盲修瞎煉，導致走火入魔，不但不能救自己的性命，反而毀了自己的性命，致使萬劫不復，永沉苦海。因而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指導我們：「無為大道，修鍊全真，不以富貴功名亂其心，當以忠孝仁義修其身。私慾牽纏，難免爭名奪利；塵根清靜，方可修己度人。因時因地因利，而普度眾生；寡慾寡言寡色，而修持假體。不執於古，不迷於今，行乎中正之道；不著於空，不迷

於有，行乎精一之箴。修其心，而心止於虛空之間；養真氣，而氣臻於性命之際。無我相，一塵不染，不知己而止於為己也；無人相，六根清淨，不知人之為人也。禪入虛無，四相皆空；道參無極，七情盡除。洞徹陰陽之理，旋轉造化之機。佛之心經，涅槃之精髓也；儒之易經，修道之玄機也。歸依佛，不可不知真空妙有；歸依道，不可不明清靜虛無。三心了，四相絕，性如虛空，修道之工夫也。」

古聖有《直叩心扉》一文，可引導我們修行：

自信中學會禮讚，讓誠信直扣心扉；

感受中學會拔苦，讓感動直扣心扉；

經驗中學會成就，讓體驗直扣心扉；

圓滿中學會審視，讓圓融直扣心扉；

甄用中學會擔負，讓甄陶直扣心扉；

智慧中學會反省，讓慧力直扣心扉。

37 擇其善從之

【原文】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夫子又說平時多聞　從其當中擇善學問
多加觀察而且記憶　不稱上智亦能解困

孔夫子又說：我平時多聽一些言論，從其中選出好的道理而依從，多加以觀察而記憶，雖然不如生而知之者，但也僅次於此了。

佛家對於普羅大眾的教化，有小乘、中乘、大乘，乃因智愚不等程度而設；道家的教化也有下士、中士、上士的區分；儒家的教化也因凡夫、賢人、聖人而因材施教。不管用任何方式的教化，只要能夠有效，最終的目標是一樣的。世間的一切，都是幫助我們修道、成道的重要資源，那要看使用者的智慧，是否能夠善用了。在此孔夫子現

身說法，以身作則，要能多聞，並選擇其善者而依從，並且要謹記在心，隨時隨地可拿來運用。

孔夫子曾在《中庸》對魯哀公問政時回答說：「天下共同遵行的人倫有五種，想完成這五種人倫，要從三種德行去實踐。所謂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來往，這是天下人要共同遵行的。智、仁、勇這三達德，是用來達成人倫的，並且要一併去實踐。這些道理，有些人生下來就知道了，有些人要經過學習才知道，有些人要遇到困難才知道。但只要能夠知道，終究是一樣的。這些道理，有些人已知究竟，所以能夠安然去實踐，有些人要知道好處才去做，有些人是不得已才勉強去做，但只要能夠成功，其結果都是一樣的。」由此可見，孔夫子自述學而知之，僅次於生而知之。

佛家隨著修道者智慧的不等，因緣說法，使能樂意接受順勢修道，使能得到良好的教化效果，以找回本性。因而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回答法達時說：「佛本來就是為凡夫說法，不是為佛說法，

這個道理如果不肯相信，就任由他退席。這種人全然不知，自己坐在白牛車，卻偏要向門外尋找羊、鹿、牛三車。況且經文明白告訴你說：『只有一佛乘，沒有其他的教乘。有如說大、小二乘，或說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以至於無數的善巧方便教乘，種種的因緣、譬喻等的言詞，這些教法都是為了說明一佛乘的緣故。』你為何不省察這個道理呢？三車是假設的方便法，是為了昔時迷惑的眾生而設立的緣故；至於一佛乘才是真實的，是因現在法華會上，因緣成熟的緣故。這只是要教導你去除三乘的方便假設，歸於真實的一佛乘，當歸入實相之後，就不再有佛、眾生的名相了。」這就是《金剛經》所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來到人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回長久以來被遺忘的本性，這一生的機會，如果不善於把握，讓它偷偷的溜走，恐怕以後很難再遇到，因而古德曾說：「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因而平時要懂得善用生命，早日找回本

性。古德有《生命的教誨》一篇，可提供修道的參考：

自信教誨了誠信，我們才了解生命的能量；
感受教誨了感動，我們才了解生命的價值；
經驗教誨了體驗，我們才了解生命的格局；
圓滿教誨了圓融，我們才了解生命的體現；
甄用教誨了甄陶，我們才了解生命的光華；
智慧教誨了慧力，我們才了解生命的莊嚴。

故

生命力量對比，仁義扛肩化報恩；
生命價值尺度，禮用和貴化矜持；
生命格局體現，存養實踐化典謨；
生命實相認知，感恩懺悔化悲愿；
生命光華普攝，道德傳薪化儒風；
生命莊嚴淨土，心淨娑婆化大同。

38 互鄉難與言

【原文】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為何甚？

互鄉的人很不講理　童子進見學生惑疑
夫子不許品德退步　何必拒絕進步誠意

互鄉的人很不講理，其鄉有童子來拜見孔夫子，學生們都感到疑惑。孔夫子說：我是讚許他們向前進步，但不讚同品德退步，何必過分的拒絕呢？

台灣諺語說：「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這話正是安慰與鼓勵我們：「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有時我們捫心自問，忙中有錯，一時疏忽，都是我們常犯的毛病，我

們會犯錯，別人也同樣會犯錯。我們犯錯，都希望別人能夠原諒我們，將心比心，當別人犯錯時，我們是否有寬大的胸懷，去原諒包容他人呢？「只許州官放火，不許老百姓點燈」的霸道心態，是每個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因而對一件事情，通常因對象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說法。這種雙重標準的論調，正是顯現雙重人格，出現分別心的肇始，如果不加注意，人人都有可能出現。

對於蠻不講理的人，是應該待機教化呢？還是不要理他呢？說法各有不同，也因此會有不同的行事作風。選擇朋友，是要選擇優秀的呢？還是不應該有所分別，都可以交往呢？各有論調，莫衷一是。依據《論語・子張篇》記載：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請教交友之道，子張說：「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說的？」子夏的學生回答說：「我的老師子夏說：『可以的才與他交往，不可以的就拒絕與他來往。』」子張說：「這和我所聽到的不同：『君子固然要尊敬賢能的人，還要能容納眾人；讚美有善德的人，還要能憐憫那些沒有才能的人。』我是一

個大賢能的人嗎？對於他人有什麼不能容受的呢？如果我是一個不賢能的人，他人將拒絕與我交往，如此我怎能拒絕與人交往呢？」世人生活在這個世界裡，應該懂得相輔相成、扶圓補缺的道理，不應該自以為是。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無友不如己者。」當要深解其意，才不至於誤解，否則變成聖人交友也有分別心，這「友」是結交並加以學習的意思，也就是不要去學習朋友的不良習性，如此才合乎其真義。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夫子想要移居的九夷的蠻荒之地，有人建議說：「該地風俗鄙陋，怎麼能居住呢？」夫子說：「有德君子居於此地，怎會鄙陋呢？」

當孔夫子來到互鄉這個野蠻難以溝通的地方，有孩童求見夫子，夫子與他見了面，學生們都認為不可思議。但孔夫子心懷仁慈，天真的孩童來求見，哪有不接見的道理，這是夫子有教無類的真誠表現，不會以偏概全，就認定當地人都很難溝通，連小孩子都一樣，而不給

予改過自新的機會。做人的原則，必須要實事求是，而不可人云亦云，所以跟弟子們說：「做人不可太過分，互鄉的童子來求見，就應該與他見面，如此才能鼓勵他前進，制止他的退步。」

上天有好生之德，因而存好念，做好事，說好話是做人的基本原則。古賢有一篇《八念存》之善文，可提供我們生活中修養身心的參考：

念中存一善，善導淑世推綱常；

念中存一真，真理扎根推儒運；

念中存一誠，誠抱初衷推恩佈；

念中存一正，正破百邪推魔障；

念中存一愿，愿撼地天推三曹；

念中存一信，信愿同舟推道航；

念中存一志，志安天下推善政；

念中存一慈，慈化家業推德風。

39 人潔己以進

【原文】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孔子繼續說明理由　他們覺醒反省自修
我很讚許淨化自己　不去追究過去良莠

孔夫子又說：人家已經為了洗清過錯，努力要求自己進步了。我是讚許他們淨化自己，不去追究他們已往的行為。

《了凡四訓・立命之學》載：「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說明人生從前往事，無論多少都全部無關緊要了；從今以後，不論發生什麼事情，從今開始就當作重新開始。要將過去種種的煩惱妄想執著都要忘掉，如此心性才會清淨，智慧自然能生起，不要再為前事所糾纏牽絆，因而不能專心面對新的未來，這將

會遭受很大的損失。每個人都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我們要能檢討過去，發現缺失，要及時改過，以做為未來的借鏡，萬萬不可沉湎於過去，因而變成未來的障礙；要把握現在，不要讓寶貴的機會給流失了；要策勵將來，才能夠有美好的願景。這種事情要嚴以律己，但必須寬以待人，所以對於他人的陳年往事，要能一笑置之，給每個人有重新做人的機會。如果對於他人的過去斤斤計較，不但對彼此都沒有好處，而且這種心結，容易使互相間產生隔閡，甚至於冤冤相報，要到何時才能了結呢？給別人機會，等同給自己機會；找別人的麻煩，同樣給自己麻煩。

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教導我們已經形成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論是非；已經完成的事情，就不要再勸諫；已經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已經過去的事情已不能再挽回了，未來的還來得及補救，我們何不把眼光放在未來，因為那是我們可以掌握得到的；已經過去的事情，如何追悔也是

無濟於事的。因而能夠把握當下，才能擁有美好的未來。能夠給別人改善的機會，同樣要給自己有改善的機會，與其太多的追悔、自責、懊惱、傷心，不如化悲憤為力量，這才是最實際而有智慧的做法。

每個人的改過自新，都是值得我們讚賞和學習的，因此平時要多反觀自照，隨時給人機會，也給自己機會。孟夫子曾在《公孫丑上篇》說：「子路，人家告訴他的過失，他就高興；禹帝，聽到好的言論，就向人行禮。大舜更偉大，遇到善事就能認同他人，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樂於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魚，一直到當帝王，沒有不是採取別人的長處。採取別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他人行善，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他人行善更偉大了。」因此說君子要能成人之美，卻不要成人之惡。

除舊布新，是新生命的開始，也是學習上天的好生之德，因而平時要能淨化自己的心性，使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找回至善的本性，那就不必在乎過去我們曾經做過什麼，因而《金

剛經》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不繫念於此三心，也不要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四相，使自己能活在當下，不要被外境的一切現相所束縛，才是真正達到解脫的境界。《無我》一文，是先聖所傳下來，只要我們在平時遇到事情，細細著墨品味，自可從中體悟出絕佳的方法：

心中沒有我的想法，只有替大局利益著想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痛苦，只有為眾生慧命守護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夢想，只有替諸佛宏愿償還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慾望，只有為上天旨意傳揚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功勞，只有替三曹大事打拼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成就，只有為人間淨土實現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煩惱，只有替皇母憂患分擔的心思；
心中沒有我的地位，只有為手足玄祖拉拔的心思。

40 我欲仁斯至

【原文】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德之道是否遠離　孔子自問是否自棄
仁道不遠是人自遠　仁德在心自己珍惜

孔夫子說：「仁道離開我們很遠嗎？只要我們想行仁道，那仁道就會來到。」

仁義禮智信這五常德在本性中具足，而仁道為五常德之首，與我們的性命共存。五常德也是大道所生化，不曾離開我們，所以《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可見仁道就附在大道中，

存在人人的心性裡，不能有短暫的時間與我們分離。只要我們平時肯努力於學成君子，常持戒慎恐懼，在難以看到聽到的地方下功夫，因而在別人尚未發現的隱微之處，能夠及早發現並改善，做好「慎獨」的功夫。

因此孔夫子在此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本身具足的仁德，只要我們用心去探究，把仁道不能顯現產生作用的原因找出來，並加以妥善處理，必然就可使仁道顯現於前。因此，《中庸》告訴我們：「孔夫子說：『大道沒有遠離人，是因人不明白大道，而以為大道遠離了我們，所以我們才難以行於大道上。』《詩經・豳風・伐柯》說：『削木作新的斧柄，拿著舊的斧柄，在眼前對照，就不會失去準則。』拿舊的斧柄做樣品，去做新的斧柄，如果稍微看走眼了，也很容易與原斧柄大不相同。所以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夠改善就可以了。能推行『忠恕』之道，離大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事，就不要施於他人。」忠恕是行仁道

的具體表現，仁者二人也，也就是說仁道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能夠相處和諧而不爭，就是仁道。

我們天天都要與人事物接觸，正是展現仁道最好的機會，只要我們能做到太上老君在《清靜經》所說：「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仁道就藏在人人真常的本性之中，必須在面對萬事萬物萬象時，於千錘百鍊中不被迷惑，才得以從中找回真常的本性。如此保持清靜而找到真常的大道，就稱為得道。

修學大道，必從內心的淨化著手，才是正確的方向，淨化人心可從人倫著手。欲顯人倫之道，當從孝悌開始，是以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姊妹，然而還會冒犯長上的，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當建立穩固的根本，大道善德自然從此處生發。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養仁道的根本啊！」

修道就是要修正行為使入正道，這過程必須經過許多的蛻變，才能使污濁的習性轉變成清靜的本性。《轉化》一文，是古德喚醒靈性用的：

把上天眷顧的恩典，轉化為主動關懷眾生的力量；
把仙佛護佑的恩典，轉化為主動造就眾生的力量；
把明師指點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接近眾生的力量；
把玄祖庇蔭的恩典，轉化為主動呵護眾生的力量；
把父母養育的恩典，轉化為主動引導眾生的力量；
把先輩頂劫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救渡眾生的力量；
把前賢拉拔的恩典，轉化為主動照顧眾生的力量；
把冤親助長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服務眾生的力量；
把師長栽培的恩典，轉化為主動成全眾生的力量；
把兄友扶持的恩典，轉化為主動體恤眾生的力量。

41 昭公知禮乎

【原文】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孔子回答其知禮儀
陳司敗說君子亦黨　君子掩過是否適宜

陳國的司寇問：「魯昭公知道禮節嗎？」孔夫子說：「知道禮節。」孔夫子離開後，陳國的司寇向巫馬期作揖行禮，向他靠近說：「我聽說君子不會偏袒，幫助隱瞞他人的過失。難道連孔子這樣的君子，也會替人隱瞞過失嗎？魯昭公娶了吳國夫人，魯吳本是同姓，於

是就稱呼她為吳孟子。如果魯昭公知道禮節，那誰不知道禮節呢？」

孔夫子當時以提倡禮樂來治國，期待以禮樂制度來穩定人心，使得國泰民安，對於禮樂之事非常注重，而且有深入的研究，並能在日常生活中以發揚光大，對於當時魯昭公娶了吳國夫人，違反了魯吳本是同姓，不能通婚的規矩，所以才稱她為吳孟子，這事情連一般平民百姓都知道，孔夫子怎麼可能不知道呢？既然知道又怎會出錯呢？他到底又在示現什麼事情呢？原來當時孔夫子率領學生周遊列國時，陳國的司寇故意在夫子的面前提起，藉機貶損魯昭公，出言不遜，魯莽失禮，顯然態度不友善。孔夫子為了要遏止繼續張揚魯昭公的過錯，因而回答魯昭公知禮。但陳司寇不但不停止，還轉向夫子的學生巫馬期，懷疑孔夫子有包庇之嫌。

然而孔夫子提倡人倫，重視五倫之德，是以「子不言父過，臣不言君過」，寧願承擔自己說錯的過失，卻不願意違反人倫道德，這是何等的胸襟與盛德，這並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由此可見君子的心

胸總是坦蕩蕩的，也不因急於表明自己不是不懂，而是替魯昭公背黑鍋。唯有君子才能成人之美，而不自彰美德，依據《論語・八佾篇》記載：孔夫子出入進入太廟，每件事情都要請示長者，有人就說：「誰說鄹邑叔梁紇的兒子（指孔夫子）知道禮儀呢？進入太廟，每件事情都要向人請教。」孔夫子聽到之後說：「這樣的作為，正是合乎禮儀的精神。」如此的作為，對太廟原有執事人員的尊重，雖然夫子對禮儀甚有研究，但為了慎重，不自以為是，還是要向前輩多請教，以免出錯，這都是合乎禮的精神。

人人都具有一顆至善的本性，聖人之所以偉大，就是能夠將其發揚光大，使得大眾都能因他的引導而找回本性，所以上天才將教化眾生的責任交付給他，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三章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培養君子之道，就在平時的生活中，卻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歷經古今而不變，因而《中庸》載：「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見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可見聖人的作為，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古佛有《方能證品蓮》善文一篇，可為修士修道的依據：

唯有真修實煉，方能證品蓮；
唯有盡心了愿，方能證品蓮；
唯有緊握金線，方能證品蓮；
唯有人道行踐，方能證品蓮；
唯有守住初衷，方能證品蓮；
唯有除去習染，方能證品蓮；
唯有無相無念，方能證品蓮；
唯有佛性彰顯，方能證品蓮；
唯有摸著根的，方能證品蓮。

42 有過人必知

【原文】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巫馬期將實情以告　夫子聽之已經知道
自認過失有人告知　覺得慶幸實在很好

巫馬期將這件事情告訴孔夫子，夫子說：「我孔丘真是幸運，如果有過失，別人一定會知道而告訴我。」

孔夫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負責到底，如果有錯，勇於認錯，並能適時改過，這就是君子的風範。換成一般人，可能沒有承擔的勇氣，不但不敢認錯，甚至於將過錯的責任推卸給他人，更甚還嫁禍於人。要成就完美的人格，不怕犯錯，最怕不知錯，或者知錯不改，讓

過錯永遠與自己同在，那就是真正的過錯了，因而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由此也可看出聖人與凡夫的差別。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只要犯了口過，事後馬上知道了，就應該不要再重蹈覆轍；只要犯了身過，事後已經察覺，就應該不要重返迷途。已經過去的事情，無法勸阻，未來的事情，還是可以追及的。為何要守口如瓶呢？是恐怕滿瓶後容易四溢；為何要持身如玉呢？是恐怕玷污後不易磨亮。所以在未犯過之前，要先謹慎反省，不要讓過失在不知不覺中成長；並且要痛加懲戒已犯的過錯，不要讓他重覆再發生。所以改除過失是一個大關鍵，因改過而知道懺悔，因懺悔而要求減少過失，如此下去，自然就沒有過失。不敢說這樣就沒有大過失，但也可以接近沒有大過失了。」這是改過很好的方法，當可拿來日常生活運作，以減少自己的過錯。

濟公活佛曾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小人無過？聖人何以

過多？因為聖人以天下為己任，擔天下人之過，因此過多；賢人敢作敢為，擔一人之過甚凡情，所以過少；小人推卸責任，不辨是非，不以為過，所以小人根本無過。」能替人擔過的人，是心胸廣闊，雖替別人擔過，卻從來不會放在心上，且不希望別人回饋，這是人間的大德者。然而推過攬功的小人，自己以為把錯誤推到別人身上，自己就沒有過錯，其實這種過錯更為嚴重。依據因緣果法，凡事都是自作自受，小人的作為必導致罪惡滿盈，將自己推入火坑苦海，何苦來哉？

自古以來聖人之德，非常盛大，從不以私心待人處事。從不以為自己是聖人而不會犯過錯，卻能經常檢點自己的過失，並接受他人的指謫勸諫，還能高興接受，能做到推功攬過，是以過錯越來越少，因此受人敬仰；不像凡夫不反省己過，還要推過攬功，不接受別人的勸諫，因此過錯越來越多，因而遭人唾棄。所以學習聖賢的修道士，當要光明坦蕩，大公無私，有過即改，持之以恆，必然可成為君子。子貢在《論語．子張篇》說：「君子犯了過失，就如同日蝕、月蝕一

樣，當有了過失，人人都看得到；當改過之後，人人都很敬仰。」

每個人來到人間，都有其使命，那就是來了業與了願，等到任務完成了，心中已經淨化，沒有任何的牽絆，必然可以回歸自己的本位。先賢有《使命承擔》善文一篇，可提供我們修道的指南：

發揮天賦天性不辱白陽使命，發揮自在逍遙如佛仙之使命；
發揮安止至善修齊治平使命，發揮去毒修善身示眾生使命；
發揮定靜道智無為化眾使命，發揮人力辦道樂命荷擔使命；
發揮自性自渡隨緣應化使命，發揮寬仁惺惺智慧前邁使命；
發揮心如菩薩六度行持使命，發揮敬天畏之實踐道德使命；
發揮天心為心師志為志使命，發揮人得神力能感天助使命；
發揮合同妙理誠盡聖凡使命，發揮一心信全至德言道使命；
發揮行道自邇任重道遠使命。

43 子與人唱歌

【原文】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孔夫子與人同唱歌　覺得其善必然歡樂
請其教導反覆練習　直到練成必與其和

孔夫子和別人一起唱歌，如果覺得他唱得很好，必定會請他反復吟唱，然後再與他一起合唱。

善與人同，表現人性的美好優點，能發揮其優點者，是為君子；不能者為小人。子路聞過則喜，不因指出他的過失而生氣，甚至瞋恨以至於不與人來往，展現他能接納別人批評的勇氣，成為孔夫子門下十哲之一。禹帝聞善言則拜，不因聽到善言而生嫉妒，以其帝王之尊，能不恥下問移樽就教，展現其人品的高度，在歷史上留下聖王的

美名。舜帝人格非常偉大，在於其善與人同，把別人的善發揚光大，展現其心胸的寬廣而不自私，更在歷史上成就了聖王的美名，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聖蹟，澤及子孫，源遠流長。

古來聖賢的作風，有其相似之處，都能善與人同，成人之美，不因別人比自己好而心生嫉妒，卻反而向他學習，並加以讚歎，還將其發揚光大，心中毫無些許的私心，這就是成就善人、君子、聖賢的秘訣。從本章來看，唱歌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卻表現一個人的風度，處事的態度，以及品德的高度。見微可以知著，從小事可以觀察一個人的品格。孔夫子和他人一起唱歌同樂時，只要唱得好，不論那人的身分地位，立馬以最誠心的態度，用心向他請教，反復學習，然後再實際參與吟唱，這就是孔夫子的為人與做事的態度。

君子的心胸坦蕩，凡有益於眾人的事，必然與大眾分享，從不自私自利，彼此都有「獨樂（讀越）樂（讀勒），不如眾樂樂」的共識，從而成就其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在《孟子．梁惠王下篇》記載

著孟夫子建議梁惠王的一段話，成為後代口耳相傳的熱門話題，就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孟夫子說：「請讓我為君王說明享受音樂的樂趣吧！如果現在君王於此觀賞音樂表演，百姓聽到君王的鐘鼓聲音，以及管簫的樂曲，大家都皺著眉頭，痛苦的相告說：『我們的君王喜好鼓樂，為何將我們逼到此地步呢，父子不能見面，還弄得妻離子散。』現在君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君王的車馬聲，以及美麗的旗幟，大家都皺著眉頭，痛苦的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喜歡打獵，為何將我們逼到這個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分開妻離子散。』這沒有別的原因，只是不能與百姓同享歡樂而已。如果現在君王在此觀賞鼓樂表演，百姓聽到君王鐘鼓的樂聲，以及管簫的曲調，大家都歡欣鼓舞，面對微笑而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應該沒有疾病吧！要不然怎能觀賞鼓樂演奏呢？』現在君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君王的車馬聲，以及看到美麗的旗幟，大家都欣喜地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應該沒有疾病吧！要不然怎能打獵呢？』這沒有別的原因，只是

能與百姓同享歡樂而已。現在君王如果能與百姓同享歡樂，那就能夠實行王道了。」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世人能秉著上天賦予的本性做事，順天理行事為悟，悟則沒分別心，善與人同，這就是聖佛仙真的本質。」如果每個人都照著自己後天的習性做事，一切以顧自己私利為主，爭權奪利，敗壞天真的本性，讓自己永遠在苦海中流浪，則為迷，迷則產生分別執著，成為輪迴不已的眾生。迷悟就在一念之間，古聖有《迷悟》之文，可供我們修道的參考：

奇哉！妙哉！芸芸眾生本是如來，只因自心有妄想分別、罣礙執著、貪嗔癡愛、愛恨情仇，為物所迷、為情所困，故不能證悟。須知爾等自性本是無一物，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本是清淨具足，焉有塵埃？悟者為佛，迷者為人。能放下心來即是佛，無為無我即是佛；反之，放不下心來是凡夫。

44 吾未之有得

【原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孔子自許文學典籍　與人相同跟上學習
躬行君子未之有得　聖人之德深入知悉

孔夫子說：「有關文學典籍方面，或者我還跟得上別人。至於親身實踐君子之道，那我還沒能做到。」

學問與修養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如果人生中只得其一，未免還是有缺陷，未能圓滿，如果能達於學養兼優，那就是最好了。然而在兩者相較之下，修養比學識還要重要，從歷史上來看，有許多毒害社會的奸臣奸商奸人，學識都是頗為豐富，只是欠缺品德修養，才做出一些違反道德的事情，以至於敗國傷民，害人害己。其實修養中就含

有學識的成分，因而子夏在《論語・學而篇》說：「尊敬賢人，在面對他時肅然起敬，改變平時隨便散漫的態度；事奉父母，能夠盡心盡力；事奉君主，能夠奮不顧身；與朋友交往，能夠信守承諾。能夠做到如此行為的人，雖然謙虛的說，不曾讀書知道道理，但我必定會說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不明道理，怎能修出良好的品德呢？雖然世上有生而知之者，但畢竟是少數，能夠通過學習而知道，也算是不錯了。孔夫子從一個平凡的家庭，能修成聖人，由於他提供許多治國的政治理念，對於安定家邦有莫大的貢獻，獲得「素王」的美譽，都是靠他自己努力修學而來。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當時吳國的太宰嚭向子貢請問說：「孔夫子是個聖人吧？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才能呢？」子貢說：「的確上天是要他成就聖人，又給他更多的才能。」孔夫子聽到之後說：「太宰真的要了解我嗎？我年少的時候，家境貧窮，因而學會許多粗鄙的事情。要成為一位君子，必須擁有許多才能嗎？其實是不必

的。」琴牢說：「孔夫子說：『由於我不被執政者所任用，所以才學會許多技藝。』」

自古以來，將相本無種，英雄不怕出身低，只怕不努力，萬丈高樓本來就從平地建起，這一切都是在勉勵我們要持續努力，不要遇困就氣餒，讓自己永遠趕不上別人。孔夫子平時總是孜孜不倦努力求學，不厭不倦從各種事情中吸取經驗，從來不因遇困而停止學習，所以又在《論語・子罕篇》說：「出外從政當官，要盡力事奉公卿；回到家中，盡力事奉父母兄長。遇到喪事，不敢不盡力處理，不被飲酒所困擾，這些事怎能難得倒我呢？」可見夫子的待人處事態度，嚴謹而不疏忽。但當他有所成就時，卻又很謙卑，所以在本章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習文章典籍，孔夫子和他人一樣，都能盡力學習；然而談到學習成為君子的成就，還在努力中，這正是謙卑的態度，而且也給自己留下進步的空間。

孔夫子的言行舉止，有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所說：

「古代的聖哲常說：真正明理的修道者，表面上好似不懂；真正精勤的修道者，表面上好似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修道者，表面上與凡夫一樣。具有高尚品德者，通常具有空谷般的胸襟；真正洞悉大道者，受到侮辱也不在乎。具有廣大德量者，總認為德量還不足；懂得累積德量者，常常在暗中默默進行；具有率真品德者，必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真正的廣大，沒有疆界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能堅持到最後去完成。大道的天籟，難以耳朵聽到；大道的真相，難以肉眼看到；隱藏的大道，其真相難以稱名。」古聖有《八真》之文，提供修道參考：

有真智慧，才能超越障礙；有真修養，才能悠然往來；
有真實力，才能安時處順；有真道信，才能轉動法輪；
有真誠意，才能饒益有情；有真德行，才能氣量恢弘；
有真捨得，才能歡喜讚嘆；有真功德，才能位列仙班。

45 抑為之不厭

【原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稱聖與仁夫子不敢　不厭不倦心意可參
盡力而為問心無愧　如此作為值得稱讚

孔夫子說：「如果稱讚我是聖人或仁人，那我怎敢當呢？我只是能做到努力學習而不厭惡，教誨人不會倦怠，只能說是如此而已。」

一位真明理的智慧者，處世的哲學應該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不斷的學習，以增長智慧；不斷的付出，以發揮率性；不斷的服務，以成人之美。卻不問收穫如何，不著重在名利的享受，以免患得患失，憂心忡忡，不能享受樂在工作。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

回答樊遲問仁時說：「有仁德的人，要先面對困難去解決，然後再獲取利益，如此的行為可說是有仁德了。」

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一直是孔夫子的處世態度，曾在《論語．里仁篇》表明：君子的作為，只在乎義理的追求，做任何事情都考慮到是否合乎義理，而且對於道義非常清楚；小人的為人，不在乎善惡的分際，只要有利可圖，無所不用其極。孔夫子在此章說明，如果有人稱讚我是聖人或是仁人，他雖有此實質，可謂實至名歸，卻很謙虛的說不敢當，其實打從心中並不在乎這些虛名。只是在乎平時的生活中，是否有恒心而不厭的努力學習，以及不倦的施行教誨。

聖與仁，是多少世人想要得到的，但如果不能在生活中點滴累積，以致實至名歸，所得到的只是虛名而已，從古以來，沒有聖賢、仁人君子會追求虛名的。因而孔聖人一生都在努力充實自己改善自己，並且不厭不倦以利人利己的精神在做教誨的工作，最後才會受到眾人的尊重，成名於古今中外，獲得至聖先師的聖名。因而平時從

事正確道理的學習與努力發揚光大，是成就聖賢仙佛的重要條件，堅強的毅力與永恆的經營是必要的態度，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四章告訴我們說：「腳跟立地是難以站久的，大步跨行是難以走遠的。自私之見心胸難以豁達，自以為是功能難以彰顯，自誇其功反而無功，自我驕矜品德難以長。這些行為對於修道士來說，可說是多餘無效的行為。如此的行為，萬物都感到討厭，所以有智慧的修道士，是不會有如此的行為。」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所謂的『伐』，是誇耀功勞的意思。古時的大禹不自誇功勞，自認為所作所為，只是因勢利導、稀鬆平常的事情，雖然建造萬古奇功，還在聽到善言時，向他拜謝誠受。這沒有其他的原因，聖德愈高大聖量就愈廣闊，聖人不自以為聖，才能真正成為聖人。而且儒家聖門中的顏回夫子，從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張揚自己的功勞，由於他認為行善，是天賦的本性應該要做的，還有什麼誇耀的餘地呢？而且能將有看成無，把實當作虛，如此

才能時時感到自己的不足，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成就復聖的原因。雖然能在長久的時間不違背仁道，德行已經充足，但總覺得還不是很完善。」不斷努力改善自己的過錯，永遠不要自我驕矜，以免滿盈而招損，不但使自己的努力前功盡棄，也斷送了自己將來成就之路，因此人人當要自律。

古德有《改毛病去脾氣》之文，可為修道士的座右銘：

包容意見跟你不同的人，就是去脾氣；不要去改變對方，就是改毛病。改毛病、去脾氣這件事要自己去做，沒有人幫得了你，只要肯做就會有成績。

人之所以不能吸收真理與至言，有五項原因：

1.心存芥蒂；2.心存懷疑；3.心存憤怒；4.心存牽掛；5.心存自滿。

心存乃有相，必然形成隔膜，無法達到空，以容納真理。

46 弟子不能學

【原文】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 公西華說孔子行為　正是弟子難以追隨
> 未具其德智慧難及　夫子精神學生敬畏

公西華說：「老師的這些德能，正是我們做學生所學不到的。」

俗語說：「三歲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這句話本出於唐朝的白居易，有一天問鳥巢禪師說：「什麼是佛法的大意呢？」禪師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說：「這兩句話，連三歲小孩都會說。」禪師說：「可是八十歲的老翁未必能做到。」平時我們在談話當中，都可以很清楚的去詮釋道理，但未必我們都能做得到，因此知道和做到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明理的君子，知道好的道

理還要能做到，才能稱為圓滿。

修道修心以淨心，才能啟發智慧找回本性，這個道理可以很多人都知道，但真能做到的有幾人？有些人修了好久，甚至於好幾輩子，都停留在知道，卻未能真正做到，所以還一直停留在苦海中流浪，難以出離。雖然我們都知道聖佛的經典，都是他們智慧的結晶，但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能夠付諸實踐以回歸聖佛的本位者，真還寥若晨星。當時孔夫子有三千弟子，成就的有七十二賢人，以及十哲，可見其成就的差別甚大，事實上是每個學生的資質不同，努力修學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如此的現象。子貢在《論語‧公冶長篇》在回答孔夫子時說：「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這是智慧不等所產生的現象。在上一題夫子自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看起來夫子說得很輕鬆，這是已經超凡入聖才能夠做到的，並非一般人可及。本題夫子的弟子公西華說出自己的心聲：「老師的這些作為，正是我們這些同

學想要做，卻做不到的事情。」

每個人的修養，因所努力的方向不同，所深研的層次不同，所以認知也會有所不同，當然成果也各有所異。要將聖人經典中的智慧，變成我們的智慧，必須要下功夫，從經典的字句會讀誦，義涵會解釋外，還要更進一步融入內心以檢視自己，再到日常生活中去靈活運用，然後到理事圓融究竟圓滿的程度，才能真正具有聖人的智慧。否則紙上談兵，於己於人都沒有實益。我們都知道知足可以常樂，但如果我們不能戒貪得，經常患得患失，又如何得以常樂呢？我們都知道學如不足才可精進，但平時懶散成習，又如何能精進呢？

真正有志於學道的人，平時要細心觀察，我們與聖賢仙佛的差距在哪裡？要從何處下手才不會有錯，如果遇到困難要如何堅持去突破，要持有學無止境的精神，才能做到精益求精，以達於至善之地。千經萬典都說萬法唯心，所以修道就是在修心，淨心才能找回本性。

心既然是一切的中樞，因而在修道的過程中，要謹記在心，不要

受到外面名利情的誘惑，又轉向外追逐，那就永無回天之日。《轉變心念》是一篇指導我們修心的文章，是先聖教化我們的聖訓，陳述於下：

用樂觀去取代悲觀，用希望去取代失望；
用鎮靜去取代浮躁，用愉快去取代煩惱；
用接納去取代排斥，用謙卑去取代傲慢；
用讚美去取代嫉妒，用和睦去取代對立；
用放下去取代執著，用體諒去取代刻薄；
用知足去取代不滿，用隨緣去取代孤僻；
用寬恕去取代責備，用佈施去取代艱澀；
用熱誠去取代冷漠，用慈悲去取代惡毒；
用自信去取代自卑，用祝福去取代怨恨。

47 丘之禱久矣

【原文】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孔子患病子路祈禱　夫子質疑此舉能好
子路舉誄加以說明　夫子回覆祈求已早

孔夫子罹患重病，子路請求為他祈禱，孔夫子說：「有這樣的事嗎？」子路回答說：「有的。向鬼神祈禱的《誄》文說：『為你向天地的神明禱告。』」孔夫子說：「如此我早就祈禱過了。」

《易經‧坤卦‧文言》記載：「依據因緣果法的天律，積善之家必然可以獲得餘慶，積不善之家必然會遭受餘殃。臣下弒殺君王，子

女弒殺父母，這並非短期內所積惡業的緣故，必然是慢慢已經醞釀有一段時日了，由於沒有及早發現而已。」萬事皆依因果法則而運作，種如是因必得如是果，這個定業難改，聖如孔夫子當然知道這個道理。祈禱的功能，必須先知道誠心懺悔，以期待冤親債主能夠原諒，化解冤怨，或者祈求上天保佑，以化解災難。但這些都必須有基本條件，就是自己要真心悔過，以感動對方或上天諸佛菩薩，並且願意多積德，才能使祈禱產生效果。

如果祈禱只是空口說白話，只是耍耍嘴皮，或者以為裝得可憐一些，以取得同情，以為神不知鬼不覺，那就太愚蠢了。因為自己的良心與天心是連一起的，自己的內心不誠意，上天的諸佛聖真神仙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自古以來從沒有爽失。所以子路的一片好意，為夫子祈禱，使其疾病能早日康復。由於只知道表面的做法，未能如夫子對祈禱的了解，因而孔夫子才說該做的早就做了，仍然還會生病，就必須坦然面對，而不要造成迷信。

因而平時要能深信因果，不先造因就不會生果，時時督促提醒自己，乃是最好而有效的祈禱。但不明天律事理的人，總以為業報出現了，祈求神明保佑，請求鬼魂原諒就有效，其實不然，未必靈驗。九天玄女在《啟智真經‧善惡報應章》說：「榮枯得失，循環報應無差；貴賤壽夭，生死輪迴有定。人有善惡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善者，天理也，天理存則人慾滅；惡者，人慾也，人慾生則天理微。天道者，福善禍淫也。善為福路，不求福而福自至；惡為禍路，時時作惡，不惹禍而禍自來。所謂善者降祥，惡者降殃也。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陽間人心不善，陰司地獄難空。欲脫輪迴，必先行善。性發慈悲，憐貧濟困；心存惻隱，矜孤恤寡。施茶捨藥，造橋修路，翻修廟寺，印誦經文。全忠全孝，守廉守節。修好生之德，戒殺生之功。體天行道，講功過以勸人；敦品立德，言因果以渡眾。看人作惡，須檢點自己之過，方免有失；遇人樂善，應勤勉自己之功，庶幾有成。」能明白這些道理，能夠在生活中實踐，就是時時在作祈禱，

自可免禍害除災殃。

世人有為非作歹的心，上天沒有不報應的道理。古時候因果報應比較慢，現在比較快。人心變得越來越壞，天理的報應就越來越明顯。因而不要自以為是文明人，以為因果報應乃是迷信，於是胡作非為。做人當要厚道，積德深厚，鬼神自然欽敬而不加以禍害。因而要時時點燃心燈，發出大愛之心，以真誠的心來感動天地神明鬼靈，自然可趨吉避凶，化凶呈祥。古佛有《攝受力》一文，可以鼓勵真心的修道人：

每個全新的生命誕生在人世間，都會放出不同的光彩。
只要你肯點燃心中的大愛，眾生一定歡喜接受你的到來。
相對的，你的幾句讚美與鼓勵，亦能展現出你的慈悲與熱忱。
所以，用你的真心、善念，來感召眾生，
不須高談闊論，亦不用太多的排場，
只要以義理、誠懇相待，便是最直接、最好的攝受力。

48 不孫也寧固

【原文】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太過奢侈就難謙遜　太過節儉固陋難運
與其不遜寧願固陋　若不用心準則難尋

孔夫子說：「太過奢侈，就不能謙遜；太過節儉，就會顯得固陋。但與其不謙遜，寧願固陋。」

北宋文學家兼政治家司馬光，曾花了十五年的時間編撰了《資治通鑑》，其中有一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名言，傳遍了古今中外，也影響了許多人待人處事的觀念。這話在提醒我們的生活習慣，從節儉變成奢侈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從奢侈變成節儉卻是非常困

難的。慾望一直是人一生中最難調適的問題，有人說慾望給人類帶來動力與進步，也有人說慾望給人類帶來了腐化與墮落。名利情是世人不可缺乏的東西，但如果不知道節制與調適，恐怕也會成為致命傷，是好是壞見仁見智，都必須自己去面對，如不能控制好，歷史上許多血淋淋的實例，可以為我們作為見證。

奢侈是過度貪求以及無度的揮霍與享受，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過錯，但長期過著奢侈生活的人，性情在無形中漸漸變得放逸，不知道節制，在不知不覺中，言行舉止不知謙遜而傲慢無禮，到處樹敵，以致犯罪造業而不自知，造下永世難以覺醒而落入輪迴，不但殘忍地將自己送入火坑，也影響和你有關係的周邊人，共同造下難以抹滅的罪業，而無法脫離。自古以來，節儉是一種美德，可以使人保持清靜的心，不至於犯下淫亂的過錯，讓自己生活在安定中。但節儉不可變成吝嗇而刻薄，這就誤解了節儉的本意，是以《易經‧節卦‧上六爻》載：「苦節，貞凶，悔亡。」說明了過於節儉，有所固執卻與人

格格不入，難以溝通，使人痛苦不堪，要知道固守中庸正道，才能預防凶險的發生，才不至於有悔恨。因此，在奢與儉之中，要能調適得完美，才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話，寧願守儉而固執，不願奢侈而不遜。

九天玄女在《啟智真經・勤儉成家章》說：「儉者，克己用則有節，並抱愛物之心。不奢華而浪費，不嗜好以多需。蔬食以表其志，粗衣以安其身。愛惜金錢，利用廢物。無益之費休用，存清德以去侈。勿奢華，勿浪費，須知得來不易，而惜金錢物質。崇勤儉，可裕生計；惜財物，以防饑寒。富者好奢華，則富不長久；貧者不勤儉，則貧無了時。近世富家，大殺生靈，高居大廈，飲食豐富，交朋接友，揮金如土。待親宴客，不惜財物，不知得來之難，豈能常享福祿乎？而不知勤儉，致暗中折福。或報於子孫貧窮，或報於來生困苦。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有預防，方無後患。貧窮之家，易於興家立業，多因勤儉積蓄而來；富貴之人，易於傾家蕩產，皆是奢侈浪費所

致。飲食果腹，勿過豐富；衣服蔽體，勿過艷裝。人若身無積蓄，一旦禍患纏身，家無分文，告貸無門。如魚無水，寸步難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至此反悔莫及矣。」

儉之道在於心儉，心儉則清淨無憂，不會胡思亂想，自然能保護精神，不使流失，自可恢復元神而歸本位；心奢則煩憂滿心，經常胡思亂想，魂不守舍，精神不濟，難以從煩惱中解脫。古佛有《修道修心》一文，闡揚謙遜之道，可供參考：

修道是修什麼？修心！

那麼心怎麼修？八八六十四卦裡，哪一卦最強？是不是謙卦？

修道人得學會第一個要「謙」。謙字有個什麼邊？是不是「言」？

言代表言語、言詞、表達。就是在言詞上表達要得體、要謹慎，由誠心誠意所講出來的話，那麼心真一切就真，心誠萬事就靈。

你心真、心誠，你心低下，你講出來的話，不就是「謙」了嗎？

49 君子坦蕩蕩

【原文】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的作為坦蕩蕩　小人作為令人感傷
君子小人同出人心　作法不同分出正旁

孔夫子說：「君子的心地純潔，自然心胸開朗；小人心地暗昧，自然心常憂患。」

君子與小人，從外表來看，似乎在言行舉止上有所不同，其實再深究一下，自可發現，乃在心性的修養不同。此章孔夫子談到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在於心境上的不同。君子為何能坦蕩蕩呢？在於其存心光明正大，不曾存有私心。小人為何會長戚戚呢？在於其存心不光明正大，經常私心作祟，不敢坦誠對人，深恐心中不良的存心被發現，

經常想辦法要遮掩，所以為了圓謊而造更多的謊，最後將自己逼入難以見人的絕境。

「誠」乃出自人類本性自然的流露，然人類的品格，因自性流露的程度不同，其人品就有所不同，君子與小人之分野在此。誠心待人就是君子，欺心待人就是小人。君子經常自我反省，深恐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能誠實，一旦發現有不正的想法做法，馬上就改善，因而心胸坦蕩無憂。小人平時居心不良，為了滿足私慾，經常患得患失，為了達到目的，必然不擇手段去爭奪，又怕別人評論其惡劣的行為，還經常扮演善人的角色，掩人耳目，想要藉此模糊焦點，所以經常想點子，如此勞累身心，心怎能不長期處於戚戚之中呢？

誠信讓我們人格偉大，真誠讓我們突破障礙，真誠讓我們無所不通，真誠讓我們所向無敵，真誠的功能實在不勝枚舉。《中庸》載：「由於真誠流露而自然明白道理，就稱為天性；由於明白道理後再去流露真誠，稱為教化。真誠流露，就會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後，

就會做到真誠。唯有天下極為真誠的人，才能充分發揮他的天性；能夠充分發揮他的天性，就能夠完全發揮人道的本性；能夠充分發揮人道的本性，就能夠充分發揮萬物的本性；能夠完全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與天地並列為三才了。其次要在其中找到真理，委曲以求全，在委曲中能找到真誠，能做到真誠就可以表現出來，表現出來就能夠逐漸顯著，顯著了就能夠發揚光大，發揚光大就能夠感動人，能感動人就可以引起改變，有了改變就能夠化育萬物，因此唯有天下至誠的人，才能夠化育萬物。」可見唯有能做到至誠的君子，心中才得以光明正大；小人不懂得這些道理，唯有重視一己之私，心常偏私黯淡無光，當然心常憂患，難以開心。

《易經•中孚卦•彖辭》載：「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就是說誠信要從內心的柔順做起，使得金

剛的本性得行於中道。度化世人當以喜悅而順入的方式，以誠信的心才得以渡化眾生。要以誠心感化難以教化的人，終究可以獲得吉祥，這必須從微小處的誠信做起。要超脫生死輪迴的大事，必須淨化率真的本性，以誠信固守正道，才得以應合天道。

小人之心長戚戚，是由於心思重，心結多，將心綁得死死的，是以難得舒暢。先哲有《打開心結》之文，多加探討，有解開心戚戚之效：

當你心有千千結的時候，你要告訴你自己，
解鈴還須繫鈴人，心中的障礙須自己去突破。
再怎麼溝通不了的，也要試著去溝通。
當你聽了許多是是非非、毀毀謗謗之後，
你還要告訴你自己，要來道場，道場需要你。
當你處在逆境考驗的時候，你要告訴你自己，
要以樂觀、感恩的心態，來面對種種的處境與困難。

50 溫厲威恭安

【原文】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孔子神態溫和嚴肅　雖然威嚴卻不猛粗
體態恭敬容貌安詳　聖人風格君子態度

孔夫子平時的態度，溫和中帶有嚴肅，雖然有威嚴卻不凶猛，恭敬而且安詳。

孟夫子在《萬章下篇》說：「孔夫子在聖人中，屬於識時務者。孔夫子也可說是集大成的，所謂的集大成，就如同演奏音樂，先敲金鐘開始，後擊玉磬結尾。先敲金鐘，是條理的開始；後擊玉磬，是條理的終結。條理的開始，是屬於智慧的事；條理的終結，是屬於完成聖德的事。智慧，好比是技巧；聖德，好比是力量。如同站在百步外

射箭，能射到箭靶，是你的力量所至；能射中靶心，就不是力量所能了。」可見聖人的才德要兼備，才能積至德以達至道。

猶如《中庸》所載：「君子要能尊崇道德修養，而且要在正道上去追求學習，始能達到廣博的境界，而且極盡精微之處；在洞察及高深之餘，而且還要奉行中庸之道。不但要溫習舊的學識，而且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隨時要以誠敬的心，奉行禮節。因此才能做到身居上位而不驕，身居下位而不反背。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他的言論足以振興國家；國家政治黑暗的時候，他的沉默內斂足以保護自己。」孔夫子的聖明睿智，正是其平時修養積德所至，其至誠可達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德。

可見孔夫子平時的表現，已經展現出與凡夫不同的行為。溫和中帶有嚴肅，讓人遠望其威嚴而不敢隨便，這是正氣凜然，當靠近時讓人感到一股溫暖而祥和的氣氛，遠看甚是威嚴，接觸卻不覺得兇猛；其待人接物非常恭敬，其言行舉止讓人感到祥和。使得心中有鬼的小

人不敢靠近，心無邪念的君子十分尊重。這正如子夏在《論語・子張篇》所說：「君子的表情有三種變化：遠望很莊重，接近很溫和，聽他說話也很嚴正。」

孔夫子的聖德在平時有如此的表現，然而聖德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能澤及古今中外，其來有自，依據《中庸》所載：「仲尼（孔子自稱）效法堯舜的精神，以周文王、武王為典範，向上遵循天時，向下順從地理。就如同天地一樣，沒有什麼不承載的，也沒有什麼不覆蓋的。又如同四季的交錯運行，日月的交替光明。萬物一起成長而互相不侵害，道理相並行而互相不違背。小的德行，有如河水川流不息；大的德行，能敦厚生化萬物，這就是天地偉大之處。也唯有天下的至聖之人，能拿出聰明智慧，才足以領導百姓；能發揮寬容的心胸，溫柔的態度，才足以包容他人；能發奮圖強，發揮剛毅果斷的精神，才足以永保正道的準則；能保有嚴肅莊重、執中守正的態度，才足以用恭敬來做事；能夠深入文章的條理，周密的觀察，才足以辨別

是非。」平時能以大自然為師，才能夠培養出雍容大度的精神，縝密圓融的智慧。

人間是道場，娑婆世界充滿了五濁，到處都有陷阱，是提供我們修身養性，也唯有能在這充滿名利情的誘惑當中，還能不被迷惑而沉淪，才能夠稱為真解脫，找回自己最可貴的本性。值此末劫年，道劫並降，在此我們要經歷許多磨練，才能從圓滿人道中成就天道。《生活在坎坷中前行》是古德提供給修道士的修行寶典：

在忙碌中收穫，在悲喜中經歷；
在痛苦中領悟，在得失中選擇；
在奮鬥中堅定，在平凡中精彩；
在知足中快樂，在遺忘中灑脫；
在閱歷中成長，在歷練中堅強。

述而不作依從天理　效法古聖不離不棄
遵循大道謹慎不迷　慎謀能斷圓融歡喜
誠以待人謙恭有禮　寬以待人嚴以律己
學而時習良心不欺　一心向道認真學習

疏食飲水曲肱而枕　樂在其中生活藏真

志道據德言行審慎　依仁游藝品德展伸

發憤忘食爲修根本　樂以忘憂振奮精神

擇善而從修道之門　不善而改去除貪瞋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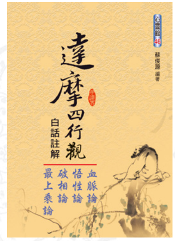
歡喜結緣・請廣爲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39-40　25K
論語會意卷上，下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
論、破相論、悟性論
、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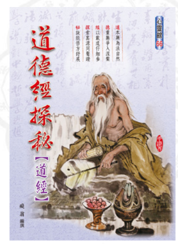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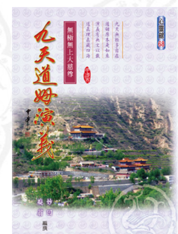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64　25K
三字經句解



心靈館 65　25K
千字文句解



心靈館 66-67　25K
道德經探秘—
道經、德經



心靈館 68　25K
九天道姆演義



心靈館 69-72　25K
周易探秘卷一～四



心靈館 73　25K
周易直指



心靈館 74　25K
道德經直指



心靈館 76 25K
九天玄女教化真經
九天玄女至理通明真經
九天紫府玄祖至尊寶經
白話解說



心靈館 77　25K
太乙金華宗旨白話解說



心靈館 78　25K
呂祖百字碑講記



心靈館 79　25K
金剛經會意



借經問心 01~04　25K
01- 論語之學而篇
02- 論語之為政篇
03- 論語之八佾篇
04- 論語之里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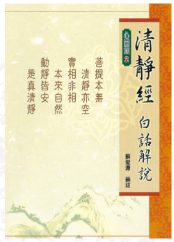
借經問心 05~06　25K
05- 論語之公冶長篇
06- 論語之雍也篇
07- 論語之述而篇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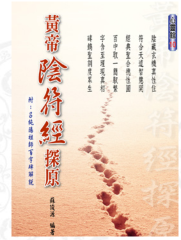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　書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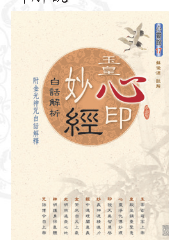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
（上中下）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品 預 行 編 目 資 料

論語之述而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9.12
面 ; 公分. -- (借經問心 ; 7)
ISBN 978-986-6574-89-4 (平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8/07 109021239

系列名 / 借經問心 07
書 名 / 論語之述而篇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 撰 癡翁
封 面 設 計 簡文章
排 版 設 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8921-1285

出 版 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蘇俊源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 話 886-2-2226-1515
傳 真 886-2-2226-1010
網 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 子 信 箱 multiviews1515@gmail.com
劃 撥 帳 號 19431985
戶 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 版 日 期 110年01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7 號 7 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Facebook
QR code

YouTube
QR code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